

卷首语

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喜庆时刻,《娄底诗歌专号》带着芳香欣然面世。本期《娄底诗歌专号》,是娄底设立地级建制以来第一个诗歌作品专辑,旨在展示娄底诗歌当前概貌,提供一张开阔的、展览式的娄底诗歌示意图,为以后研究娄底诗歌积累档案史料,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娄底是一方诗歌沃土,诗人辈出。历届市作协团结带领娄底籍诗人致力诗歌创作,声名远播。尤其是二〇一八年市作协换届以来,组织诗歌活动,培养诗歌新人,营造了浓厚氛围,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湖南诗歌地理的角度看,娄底诗群已然形成,其来势强劲,步伐坚实,特色鲜明。

“开卷”精彩。作为娄底诗歌的前行者,廖志理诗作《我仍在开花的途中》体现出诗人在艺术与精神层面不断的拓展与嬗变。《桃花源记》“这长长的山谷 / 被风吹开 / 又悄悄地收拢”;《龙山药王庙》“一帖夕阳的药引 / 可以调理 / 这一生的苍茫……”令人耳目一新。廖志理的诗有其独特的张力、弹性和质地,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方阵”齐整。安敏、龙红年、梦天岚、海叶、白红雪、湘小妃等的创作,生动地折射出娄底诗歌的光芒:安敏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龙红年汉语书写的敏悟穿透,梦天岚及物及心、内在情感置放于自然万物之中的重新思考尤为突出;海叶、白红雪、湘小妃展露出的艺术抱负与心灵洞见亦散发着异彩之光。

“献礼”虔诚。该栏目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特别策划,推出梁尔源等十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内蕴大都平实简远、浑厚沉凝。因为精神在场,所以扎根于熟悉的身边事物,把握现实与生活的本质,为时代留影。

“气象”万新。该栏目推出康雪等十位活跃于当下诗坛的娄底籍诗人的佳作,其超拔的精神视域及鲜活的文本贡献令人激赏。

“发现”惊喜、“星空”点点、“新苗”葱郁、“短歌”嘹亮……以及“他(她)们”的创作成就、写作姿态与探索精神,都有不俗表现,值得期许。

《娄底诗歌专号》在编选中,力求突出史料性、艺术性、代表性,但难免存在遗珠之憾。我们期待,娄底诗歌持续迸发力量,不断收获惊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为盛世中华文艺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时代文艺 2019年第3期 文学艺术性期刊 | 季刊

娄底诗歌专号

刊名题写:谭 谈

顾 问:谭 谈 李荐国

杨懿文 吴建平

主 编:张湘平

值班主编:廖志理

副 主 编:肖佳文 彭虎初 曾林林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 哲 段志东 彭卫国

傅城杰

执行主编:廖吉林

执行副主编:周颂红

责任编辑:吴志松 谭鹏飞 阳红光

刘 瞰 张高洁 赵颖艳

美术设计:让 峰

主 办: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 办:娄底市作家协会

编 辑:《时代文艺》编辑部

本刊地址:娄底市湘中大道 290 号

邮政编码:417000

电话号码:0738-8288029

邮 箱:qclld2007@163.com

出版日期:2019 年 9 月 28 日

印 刷:娄底市学院印刷厂

印刷数量:1000 册

湖南省期刊证湘 K004 号

目 录

总第 109 期

开 卷

005 廖志理:我仍在开花的途中

010 廖志理:率性走去

方 阵

012 安 敏:俯仰自然

015 龙红年:复活

017 梦天岚:我的卑微如此孤独

019 海 叶:手心的涟漪

021 白红雪:花开黄金时

023 湘小妃:花瓣入口是悬崖

献 礼

026 梁尔源:在一块芯片上触摸祖国

027 荒 林:晚安,大运河

028 罗孝贵:一个开出花朵的名字

029 易建东:井冈山,十七座英雄石塑

031 唐象阳:壮美七十年

033 刘群华:坪口镇纪事

035 剑 峰:党旗下的誓言

036 龚志华:钢的城

037 李新毫: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038 曾继强:资江辞

气 象

041 康 雪:时间如此洁净

043 龙扬志:落日像一面铜锣

044 方 舟:草木有本心

046 蒋志武:大海仍是一座平静之城

047 江湖海:行走在清水里

049 流 泉:故乡都在当归里面

051 谢小青:乡村也要有风度

052 肖 歌:水有菩萨心肠

- 054 朱建业:岁月里常有动人的悲喜
056 柴不柴:这里也曾归属于大海

发现

- 058 落 幕:我们都身披霞光

他们

- 061 张征澜:我有水做的名字
062 陈遗志:星星在这里找到了夜晚
064 谭鹏飞:梨花含着口哨
065 刘德斌:胸怀火种
067 李群芳:露珠压弯草叶
068 阳红光:有望透明和发光的人
070 肖有亮:桃花的消息
071 李一红:大乘山
072 李立屏:青山的缝里,流出蜜意
073 罗 睿:白云无人认领
075 陈援华:抚摸煤炭
077 吴志松:风这个东西

她们

- 080 刘晓燕:花朵开在激流上
081 小 狐:星星与贝壳之间
083 梨汁汁:春天是洗过的
084 赵颖艳:蝉言微语
085 莫 莫:我们摘下彼此的面具
086 王牧云:在季节的天空中耳语
088 吴 敏:偏向南山行
090 王 蕾:玫瑰色的丝绒
091 敏 庐:她正在慢慢缩小
092 夏 雪:透明无法修饰
093 小 布:该怎样保持酒红的色彩
094 若 尘:浪花的呼吸

星 空

- 096 亮 毛:托一朵吉祥的云
097 袁育文:诗画琅塘
098 更 夫:月亮是盏古老的矿灯
100 胡建文:下岗的稻草人
101 绿 萝:稻叶上有镰刀的光芒
102 谢凌鸿:炊烟已失散多年
103 北 吹:恍惚好多年
104 了 野:清风里的妻
105 龙项滔:沉溺于万物生长的人间
105 寒 桾:密语
106 张耀辉:麻溪桥
107 李国毅:大头皮鞋
108 夜 雪:身披月光行走的人
109 夏志红:鲜花盛开的花山岭上
110 黄 斌:粗犷的情人
111 邓 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12 周 佳:石头最后服软

新 苗

- 114 李雨融:龙山蓝
115 茗 芝:专炸有好奇心的人

短 歌

- | | | | |
|-----|-----|-----|-----|
| 李秋华 | 郭筱涵 | 吴晓彬 | 伍实强 |
| 阿 吴 | 萧逸帆 | 幽 兰 | 周殿春 |
| 李慕容 | 刘助晏 | 曾文辉 | 任 歌 |
| 白马井 | 王异兴 | 周贤炳 | 黄 瑛 |
| 戴 明 | 袁胜利 | 杨卫星 | 龙尔芳 |
| 曾向阳 | 尹 虹 | 沐木子 | 陈建明 |
| 莫 寒 | 淡 定 | 张文辉 | 那 海 |
| 周 敏 | 三 雨 | 李燕京 | 枞 哥 |
| 周更飞 | 陈思敏 | 柳 晖 | 雨芭蕉 |
| 简 儿 | 申丽萍 | 吴名峰 | 李必银 |

开 卷

廖志理

一个迷路的人
在阳光下走失
又在星空中归来……

我仍在开花的途中

廖志理

向 西

向西 砾石苍茫
向西 秋风暴戾

向西 驼铃叩问
向西 飞鸟匿迹

八月的荒凉
未曾停歇

戈壁空空
但却蓝天眷恋

只要仰望
仍有云霞着锦

只要跋涉
总有葱茏照眼

万世已去
赐我格桑

扎好行囊
抖动缰绳

今生未尽 我仍在
开花的途中

敦 煌

夕阳嘹亮
大漠铺下衰败的经卷

一个游子 焦黑如墨
被野花灼坏了心肺

睡入沙土的众神
又被闪电惊醒

一众野草的字迹
已不被狐狸辨认

混乱的飞天
仅将月亮弹奏

让一个投奔的诗人
误入马厩

一地踉跄的碎银哦
只将千里跋涉的余生朗照……

茶卡盐湖

雪山映照 祁连盛开
匹马如秋
踢踏千年岁月

骸骨如盐 滋养草原
明月撒下无边骸骨
尕妹一声 绿了眉睫……

阳关绝句

一匹秋风 卸下血肉
一墙废墟 塌下王位
一川风沙 念动咒语
一轮明月 出使西天!

青海湖

青海湖的蔚蓝
只是一片内心孤寂的举念
被格桑围绕
被格桑吟诵

云朵飘飞 哈达吉祥
牦牛的负重 一座高原
万座寺庙
一阵灵魂的呜咽和撕痛!

谁能脱下烟火
脱下风沙
脱下巨石和荆棘

挽住西风的引领和传唱

方向中断 时日漫长
月亮掘下三口水井
一队蝴蝶
似曾心伤

扶稳月光
扶稳打翻的奶桶和仰望
我从尘世抽身
一只野蜂 没入了天堂!

两片叶子

有一次
我在电梯里突然昏倒
陪着我的妻子
张惶失措

幸好我又醒来
妻子才能将我扶回家里
一遍遍按我的脉搏
“你吓到我了 你吓到我了”

就像一片树叶
拍打着另一片树叶

桃花源记

在这里 万山岑寂
而流水的诵念
却从未断绝

陶令的一句吟哦

黄花
应声而开

一只蜜蜂
春天隐于桃红
秋天又托生于菊

仿佛不是季节的更替
而是从青春
进入垂暮

这长长的山谷
被风吹开
又悄悄地收拢

让我 一个迷路的人
在阳光下走失
又在星空中归来……

纸歌

从这里滑下去
这片悬崖 一滴惊叫的墨水
一滴墨水 跌落我
噩梦陡峭的黑暗

需要多少白天 需要多少场雪
需要这一无所有的窗口
来覆盖 来眺望
这乌云般的颤栗

纸上的风 岁月的风
驱赶来的大雾
不是羔羊 是虚无
一阵隔一阵的迷惘

一片月亮 可以铺开余生的苍桑
可以让我 一个书生
百代的书生 来品尝
这悬崖与雪 这世间的凉薄……

在德令哈,致海子

天空未必荒凉 草原尚未熄灭
趟过盐湖
走过祁连
一路仍将泥泞抒写

明月朗照 等待千年
该失去的仍在失去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今夜 我拥有空空的戈壁

让石头还给石头
让青稞属于自己
一座城
只留下空空的泪水

云朵踢踏 西风传诵
今夜 我只想你
一位大神 手握诗卷
只身打马过草原!

雪

那些走失的人群
那些走失的羊群
必将返回

乘一阵北风

他们敲打我的窗棂
在深夜
那些逝去的纯洁的灵魂

返回的时候
总是带着满身的寒气
和急切的步履

其实他们从未走远
他们无形的守候
当我们在暗夜里沉沦

总有一次 他们打开窗棂

这刺骨的
这凛冽的
这满天愤怒的追问!

虎形山

你蜷卧溪边
不再咆哮
我轻抚你的髭须
翠绿的森严与寂静

如果你起身
我也不能再重返青春
如果你眺望
我会披戴霞光的虎纹

当你晃动
在流水里照见自己的前生
流水
不能冲走我们重叠的身影

河水

一夜喧哗
洗净了群山的墨迹

鸟鸣像是新的 与霞光一道
向河床倾泻

可是 有多少阴影已沉入河底
——那些逝去的亲人

仔细听来 哗哗声中
似有祖母的一声叹息

有时 河水在我的凝视中
突然停滞

像是刹那间 忧惧于人世的
泥泞 与悲伤……

初春

桃花砸来
河水明亮

影子贴地
阳光晃荡

一个孤儿
抱住轻风

满地新芽
举手伸张

鸟儿叫喊

大地疗伤

人生孤寂
怎敌花香！

丹桂

在河边 栽下一棵树
今天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从此 在尘世里醒来
露水睁开惺忪的黎明

在天堂里睡去
星星也会落满绿色的怀抱

沐浴足够多的风暴
在树干里再经磨砺

不用担心 在秋天
必有一次金色的花开

龙山药王庙

从山下的青石
开始攀爬
注定是迷惘的

有谁能吹开
这岁月
这少年的大雾？

苔藓的短暂
铺开青春

那长久的沉寂

“我只在梦里等你
又找不到
从梦里返回的那条小径”

春天牵手的
那朵花 一转身
新娘就已凋落

人生入秋

已到可以四顾的山顶
在龙山

至此
树木放下全身的绿
秋风放下全身的疼

一帖夕阳的药引
可以调理
这一生的苍茫……

率性走去

廖志理

找到自己比抛弃自己更难,更可宝贵,写作就是不断寻找自己的过程。寻找灵感的触发,寻找思想的闪光,寻找情感的律动,寻找自我的词语方式,寻找起承转合的结构。一首诗,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寻找中完成它自己。

意境的唯美,情感的饱满,思想的深邃,是我一直寻找的诗歌理想,也是我一直追求的诗歌品质。

当然,应当尽可能的有区别于他人的发现与表达,写出自己的“这一个”,在创作过程中力图纳入新鲜的思想与艺术的元素,但这些基本的东西,赖以支撑的东西,这些质地,骨血,气象,所形

成的诗歌特质,没有想过要放弃。

至于是叙事,还是抒情,是口语,还是意象,是接近日常,还是凝神星空,觉得每一种都是通向诗歌的路径,并无高下之分。

科技是一种快,诗歌是一种慢,我深以为然,不要那么快地与自己告别!我手写我心,不要有太多的突破的焦虑,突破有时是刻意为之,更多的应该是水到渠成。随着人生阅历,艺术视野的积淀与转换,只管朝前走去,每一段路自有每一段路的风景;一个阶段,自有一个阶段的面貌。李白大约从来没有想过告别的事,率性而为,独上巅峰。坚持自己,可能比放弃重要!

方 阵

安 敏 龙红年 梦天岚
海 叶 白红雪 湘小妃

俯仰自然

安 敏

母亲从露水中醒来

母亲从露水中醒来
昨夜爬进窗棂的月光
还在唇间逗留
狗拱开菜园的栅门
不见播种的父亲
黄瓜茄子不语
借雾水匆匆洗刷
昨天的等待

母亲准时和阳光打个照面
菜篮满了 娃儿哭了
雏鸡又叽叽喳喳撵在脚跟

晨风起身打扫村庄的寂寥
偶尔偷袭一下母亲的耳廓
相约常来串门的小鸟
不要让晌午的烈日
灼伤母亲的厮守
不让黄昏的流水
拉出母亲的皱纹

桑 茶

母亲把一块桑茶递给父亲

父亲表情木讷

母亲一辈子采桑

父亲种茶
一层一层种到山头
母亲不上山
母亲的青丝缠着桑田
父亲的茶圃年年新绿
和茶花有了露水之欢

母亲关紧了向山的窗
不听“噢噢”的山风
把每一匹桑
理成慢慢精致的云鬓

一串惊雷撕裂夜空
把偷欢的父亲掀起
山洪卷着茶香
砸向桑园
父亲裤衩都没穿
狂奔下山
山下是他的婆娘
他的青桑一片

父亲与洪暴赛跑
排山倒海的那一刻

父亲伸开四肢青面獠牙
扛住了压下来的茶山

打开窗页的母亲
看到了一瞬间顶天立地的父亲
闪电啊惊雷啊顷刻静止
任由母亲泪雨滂沱

母亲老了 母亲就做一件事
把父亲的茶和自己的桑叶
研制成了一种桑茶
母亲把一块桑茶
送给父亲

母亲恨桑茶
要是那时候
就能让桑和茶相融
多好！

翻阅紫鹊界

这是我收藏的一卷秦人手稿
多少年手不释卷
不识字的轻风都流连忘返
想读懂春秋笔墨

稍不留意蛀虫开始衍生
边角啃了书页损了 封面
也撕烂了 一些精美的插图
被挖空了

习惯了书香的紫鹊
开始策划与文字一起逃亡
书页里收藏的山歌 被找不到归宿的雨
打湿了高腔

我只能求梦里的父亲
去捡拾那些原始的纸页

能不能再一针一针缝补
残缺在我手里的这本线装

夜色温柔

你在我眼前
伸手却千里万里
你忽明忽暗
却始终亮在我心里

你是寒夜里的那颗星
只要闪烁
我就做永远的寒夜
我的夜色温柔

可是早晨还是来了
不知你去了哪里
我的遥望碎成一地珍珠
挂满大树小树

安澜阁

我把中指的指根
贴上沅江的安澜阁
掌上洞庭
瞬间烟波万顷

湘资沅澧
从下而上流经四指
汇入掌间的南洞庭
水流东去
向岳阳楼靠拢
大拇指一翘
接通长江 接通海天

五指抓捏
掌心可是沅江的七十万子民



不能忘却一九九六
九垓之溃的水热火深
安澜阁插一把水剑
唤醒芸芸众生 俯仰自然
指挥八百里波涛 坦荡而行

五指打开
洞庭则轻扬掌中
开掌调遣江河
收掌控制风云
若借来雪峰山蜿蜒而来的玉笛
我便可和范蠡与西施
在赤山岛长久归隐
日夜吹奏鱼米之乡的安宁

打捞《九歌》

快乐的端午突然明白
屈原还在求索
别去打搅江水中流放的灵魂
让他写完《怀沙》的最后段落

节日往往链接苦难
就像在牛郎织女的苦中做乐
投江的怒水也能煮出佳肴
让一阙《离骚》成为酒肉

粽子太多 不能堵了
大夫的路 路漫漫其修远
且登上龙舟
去打捞一回《九歌》

今日大雪

手机里大雪纷飞
轰轰烈烈
我南方的故乡

无雪

儿时的山村那深深的雪呢
少年的小街那吱吱的雪呢
初恋的小河那软软的雪呢
那时我们扫雪
扫得太快了

扫去了瓦上炊烟的伙伴
扫去了水田里稻菟的被窝

今日大雪 在呼啸的北风前打一场狙击
与泥土重温一些旧梦
在严冬里 焐热一个春天

今日大雪只是一个节气
今日大雪大雪纷飞

老井

父亲把矿山掏空了
时光 把父亲掏空了

父亲在废井口砌上一堵墙
留下最后一块砖
一九六零年代那幢工人宿舍
窗口下有一个小洞

父亲把钻头换成锄头
租种了矿井坡上一块地
种地的农民兄弟去了城里

瓜果熟了的一个秋天
井口的墙上也爬满藤萝
父亲的褂子空了
被井底关不住的风
吹成一只大雁
凌空南归的雁群 等待父亲

复活

龙红年

猛兽复活

它的眼睛正缓缓打开。沉重的天空和大地
正逐渐被热血开启

光阴,重新回流到混沌的初始
丫苗生长。阳光照进胸腔,白骨已经打扫
一支支旧部重新集合壮大,一声沉闷的呼唤
聚起万钧之力

每一个部位都有烈酒浇灌,每一点意念
在聚集在融合在紧紧拥抱
内心里的雷声和乌云已经走投无路
堤坝,行将土崩瓦解

复活!它站起来了
它努力站起来了!它不停地四下张望
茫然的眼神令人恐惧
迈开脚步,在笼子里沉沉地抖动着步子
汹涌的河水从远处正奔涌而来
飞鸟慌乱中改变方向
久违的躁动带来众人的不安

我的喉咙干燥发苦,伴有心慌
解开领结
我祈祷颶风能吹冷那满树红花

血液在燃烧,河流在奔跑

到处都在膨胀、膨胀、膨胀
抬头长吼,它眼看着就要将铁笼咬破

复活了。它终于复活了
满天的星光为它伸出一把
长长的梯子

彩虹

“彩虹,彩虹!”在广东河源
我们都忍不住大喊,像喊一把埋在暗处的
琴,喊一朵废墟里的桃花

走过那么远的路,看过多少戏剧
七成为悲,三成是模糊不清的喜
黑暗中同时摸到蛇和草绳。国道上
车祸频发,一首诗刚刚开头
就再也写不下去。飞鸟空中断翅
烂在心里的是很旧的颂词
烂在黄土深处的
依然是父亲母亲的纽扣和白骨

“彩虹!彩虹!”
我们忍不住大声喊出这个久违的名字
就是在拼命喊出
心底的淤血……



刽子手不会想天空的悲伤

他必须杀死她们：
两只鸽子

两只灰色的鸽子，她们的灰多么无瑕
羽毛多么柔顺——透着逼人的光泽

每个早上或傍晚，我都会看见她们
在草地上啄食，漫步，公主一般
然后啪啪飞过教堂的尖顶
咕咕咕咕，水似的叫声
将天空洗了又洗

他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让她们死
唯一不能选择的，是让她们
活

——一个刽子手
从不会想天空的悲伤

落日仿佛旧伤

一个垂死的人是可怜的，他的内心
并没有因此空旷。装满尘土的那辆破车
正摇晃在去往异乡的路上
有人在暮色里乞讨，有人赶着羊群
翻过山岭，有人关门点灯

那个可怜的人
还在刻意把自己打扮得金光闪烁
他按住最后一个笛孔：
秋风萧瑟
河水东流……

而落日，仿佛旧伤
企图藏住所有祷告
一个人，正赶往迎接新主的路途

2018：岁末大雪

这个冬日的凌晨十分异常
窗外亮堂，铁和烟斗都冷得烫手
大地寂静胜过死亡

一场大雪悄然降落，如一个逝者
不声不响回到亲人身边

除了她带来的惊喜和意料中的寒意
其它似乎都找不到了，譬如
遗失的一片红叶、一捆新买的毛线和
旧屋里的一口破黑锅
我们沉醉于他的诉说
纷纷披着他给我们带来的恩泽

在梦里，你要紧紧抱住我啊
这句暖人的话落在心头
那是最重的一朵

龙头里的水结冰了
花坛里
雪朵使劲压住一支月季

一个人仰望天空

鸟飞绝。没有闪电的影子 什么也没有
天空 一个劲地空着

空着 像竹篮 它盛着
岁月的流水

什么也没有。站在山坡上
一个人 仍在
仰望……

我的卑微如此孤独

梦天岚

我还是旧的

小区里的香樟树正忙着换上新叶，
多好，还有那些刚刚抽出来的枝条，嫩得……
我跟在一场细雨的后面，
水泥板架设的小径发出“空洞”的回应。

三月快要过去，我还是旧的。
也是，天灰蒙蒙，连阳光都不看我，
我低着头，行色匆忙，
从一片阴影走进另一片阴影。

“属于你的春天再也不会回来。”
当我这样告诉自己，其实是替年龄说出。
这也没什么，即使不说你大致也会知道，
一个怪人，似乎乐意待在自己的旧里翻东西。

没错，我要回到伤痛和绝望之前，
找到一台老式录音机，和一盒卡带，
那里除少许杂音，只有一个婴儿醒来的哭声。

它们混合了七种颜色：

大海的深蓝，
江河的惨绿，
月光的虚白，
檐顶的青黑，
院墙的暗红，
草木的枯黄，
以及人性的灰。

大地以自己的泪水为它们命名，
假手于一万片叶子的托举，
从深夜开始，让它们醒在有雾的清晨。

它们忍住了岁月的咸涩，
终致无色无味。
它们像珠子一样滚落，
悄无声息，而又不可拣拾。
它们一次次重返眼眶，
在阳光里映现更深的阴影。

露 珠

它们收集了六种声音：
骤来的风雨声，
远去的马蹄声，
房梁的断裂声，
黑暗中女人的尖叫声，
野猫模仿婴儿的哭泣声，
还有一天中最后一声鸟鸣。

车前草

总是在车轮的前面，却不被碾碎。
父亲，它的绿胆汁里，
有数不清的马蹄铁。

属于乡下的时光渐渐老去，
那风中有我熟悉的腥味。
父亲，你也老了，

可我们已不能回去，
你曾经踩踏过的地方，
车前草正在展露它的筋骨，
展露每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

在阳光下写诗

在阳光下写诗，
我偏爱那些陈旧的事物：
翻破的书页，沾满油污的螺帽，红漆驳落的窗棱，
青花床单，发霉的烟卷，裂开口的皮鞋，
碎瓷片……眯缝着眼睛晒太阳的我自己。

在南方，意识到自己的陈旧很有必要。
这说明我并没有被抛下，
而是越来越重地被时间拖着往前走。

与我拴在一起的，
是一个乡村，一个小镇，一座城市。
它们的老去里有不断的新故事，
让我成为我陌生而又熟悉的那个人。

习 惯

我已习惯躺着思考
似乎这样就可以背对大地

我已习惯躺着时闭着眼睛思考
似乎这样就可以无视上天

我已习惯闭着眼睛在想象的微光中思考
似乎这样就可以反观自身

在背对大地时，我只有羞愧，
在无视上天时，我感到惧怕，
在反观自身时，我如此卑微。
我的卑微又如此孤独。

我已习惯我的孤独越长越大，
在想象的微光中。

去爱一个地方

去爱一个地方，
要爱得缓慢。
先是怀着一颗不甘的心，
尝试着去恨它，
再用十年甚至二十年去和解，
剩下的时光全部用来爱。

像青石板爱着老掉牙的码头，
像水草爱着快要干涸的河床，
像汗水爱着暴脾气的太阳，
像忧伤爱着没有星星的夜晚。

要缓慢地爱，
一寸一寸地爱，
一点一滴地爱，
爱到看不见尽头，
爱到尽头突然出现，
爱到无畏，爱到绝望。
爱到一生，只是虚度。

旷野里的一块石头

它仰慕的月亮，有着不可触及的孤独。
它嫌弃自己，在一堆乱石中。

它也在孤独。
它的孤独没有光。
必须碰撞、捶打。但溅起的火星倏忽熄灭。

在它无数次想把这旷野点燃之前。

手心的涟漪

海 叶

河 水

那些模仿河水流逝的声音
在宿命里为世俗解渴
美好的总是短暂

这是在苇草飘曳的河岸
我的前世或许是一个艄公
也可能就是水中的半截沉木

既然不能与野火为友
那就选择一片水域
放牧漫不经心的羽翼

青石上晾着褪色的月光
待安置好受潮的梦境
我便悄然将日历翻过此页

可以照见清纯的眸
可以从光亮中
掏出时间的颜色

过去混沌的日子
倘若被一叶舟
再次荡回岸边
每截干枯的记忆
都有一份执意的坚守

湖岸垂钓的人
手握一杆清闲的时光
可以回味划过手心的涟漪
可以从尘世中抽身
用半湖净水,安度余生

韶 湖

阳光下的湖水
幽蓝清澈,仿佛
可以被我一眼望穿
微风吹动的影子和凉
仿佛可以捕捉流水的静

在喧嚣之外
湖水就是一面镜子

流水的琴瑟

孙水河在此拐弯
枇杷与桑葚
在岸边微微颌首
五月的倒影在此静默

郊野,炙热的阳光
点燃这个特别的日子
昨夜的孤寂之火
连灰烬都有一丝甘甜



枝头上的枇杷
一颗覆盖另一颗
枝头上的桑葚
一颗也覆盖另一颗

流水的琴瑟
在此日夜单曲循环
眼前的尽是虚无之物
为何还在意兀有的失落

桃花源记

借我一朵桃花
就可跃过春天的篱笆
去拾掇从叶缝间
漏掉的光阴

请原谅我的贪婪
在桃花源,被曙光点燃的
一树又一树火焰
每一滴我都不想错失

顺手牵来春风煮酒
叫醒含苞待放的那朵
所有若隐若现的伏笔
只能止于一缕暗香

今夜脱胎换骨的灯火
仿佛要把这个春天逼上绝路
此刻纵有五百里江山
也不及一朵小小的柔情

普 度

需在这个黄昏,截取
一小段流水与鸟鸣
待众生散去后

再截取几记钟声

那些弃暗投明的人
扔掉了与影相随的鞭子
残枝向西,夕阳欲坠
老槐树的骨头依然硬朗

当风散落四野
被暮色笼罩的一方小寺
隐约传来诵经声
虔诚,渡光也渡人

打马而过的月色
将草木原原本本留下
待一切成空时
谁来认领这满地黄叶

暗 涛

浪,在黎明前诞生
在黄昏后瘫软
太阳的脸庞
像时间的葵盘

无数细小的浪
汇成暗涛
扑过生命之门
解密阴与阳的纠缠

天已将晚,暮色微亮
大海又搭起血液的拱门
和脉搏的桥梁
将激情带往夜的他乡

一个瞬间,在朝着
另一个瞬间滑行
仿佛面对面的两个梦
绕开了迂回的轨迹

花开黄金时

白红雪

时机尚未成熟

你说过
花开黄金时
她会以水银一样的
微笑：封口

可魔鬼发来短信提醒
这骗局也太笨了点儿
要不，你去雪花胸前
摸一把野火，看她能否尖叫？

这样吧！请怀念一下漂木之远
如同巧克力咬着牙齿不放
那五月山溪的活泼，咩羊一般
把你的前生啃尽……然后
悄悄蹦到今生：峰回路转时
恰好碰到我的牙痛……

是的。此刻，她
又在八千里路云之外
和八戒调情
而时机尚未成熟
我只能用蜡乳封口

同一时刻

昨夜。被月光打湿的雨点
又在昙花体内清洗狗毛
而跳蚤，居然蹦到月亮之上

几乎是同一时刻
一个金饼浮出水面
就像阿拉伯妇女头顶着教堂

是吗？同一时刻，一英俊少年
在网吧内别无选择
用水果刀捅死自己的父亲
是的，一切都没有了指望
虽然，他垂死声音的藤蔓
缓缓爬过了高墙……

你不懂，但我知道
几乎是同一时刻
嫦娥也被跳蚤咬伤
哦，她也知道，那水果刀
并没有忏悔，仍然下着血雨
一定要清洗狗日的月亮！

我屏住呼吸

那场雪，趁夜色关闭天空之际
匆匆溜了出来。哦，也许是
祖先们温暖的灵魂
执意返回大地探亲？

我屏住呼吸。似乎有穿婚纱的新娘
绊倒在电线杆上，多危险啊！
新郎竟不知去向……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



这更像一次革命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全部被翻译为光明

是的,梦醒以后
不知有多少剧痛
同雪花一起融化在黑暗中

也许阳光

也许阳光,是一只疯狗
在白天狂吠不止。今夜!
当你扔下最后一块饼干
他才安静地休息

我当然不知道
月亮的手,如何穿过荒原
把千年前的女尸复活
这还不够:她身上弥漫着
比狐狸更狡猾的香气
让好些灵魂不能自己!

这春笋啊,就像涂满毒药的白乳
又匆匆窜出欲望花丛
而翻身坐起来的箭矢
早已抵达那一点红

多美啊!无独有偶
我深陷妄想,不知有神
竟把我推向巅峰
她收腹挺胸
让我寸步难行

青铜剑

千年以后,此刻
你也变得很嫩很轻

像当年失去肉体的灵魂
时间的白骨
却还在你体内
紧攥着一声哀鸣

那锈迹斑斑的血
通过放大镜告诉我
你是最终戴绿帽子的人

其硬伤不可饶恕
但我仍然在怀念
你骑马过雪地时
疾如闪电的身影

是吗?这一夜,月色泛红
如同恋人痛哭后的眼睛

小草初恋那一段

这个春天来得好慢。你瞧,
赤着脚,险些被雨夹雪打肿
我知道命运的花开
还要等待一个人。也许
他早已汹涌而过
若洪水中的漂木?

当然,我也曾力挽狂澜
以结冰的速度抵达燃烧
但她并没把那枚坚果扔掉
火中取栗的快乐呵,多么蹊跷!
后来,缓缓浮出金子的河流
在疯的高处抱紧了深秋……
是吗?被落英掩埋的故事依然很烫
差点儿把蝴蝶和怀念烙伤
是啊,关于春天的怀念
特别是小草初恋那一段
应该永远写在情人脸上

花瓣入口是悬崖

湘小妃

镜中人

每回我都想从镜子里
找出不同的
光线或情绪
我的一部分,寄生在镜子里边
有时候我不认识自己
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比例
和距离去观测
有时候镜面积满灰尘
有时候脸上积满灰尘
走在街头
玻璃门就是我的镜子
我看它一眼
它也看我一眼
来来往往的人
他们是另一面镜子

这些雪

雪粒多么悲伤
搭载你
落在芦苇叶上
芦苇叶多么悲伤
这疲累的植物
雪中的坚持者
值得怜悯
你知道迟早得有一场大雪来临
会有一只麻雀

在雪地留下空空的爪印
早晨,牛奶在火焰上翻滚
会有一个人,走出阳台
将白雪褥子轻轻卷起

普西利菊

普西利菊就要开了,它的开放
像是从冒烟的枪口
喷出来的。我想命名它火焰
玫瑰或者水母
但无法改写它的性质
普西利菊,纺锤形的
我找不到一道与之匹配的
“宇宙的裂隙”。我说普西利菊你不要开了
唱片已经在留声机里旋转
花径闭合又打开
它呈现未曾呈现过的
美妙的渊薮。普西利菊,
无法抵达的花园
你不要开,你要好好的

雨中的栀子花

这些村姑,这些
肉嘟嘟的嘴唇
香喷喷的饵。
轻盈的肉身。

姐姐和女菩萨。
探头探脑的交谈
于枝头,于颤微微的
若即若离里
不安啊,坐姿即叙述
被赋予深邃含义
倾听? 必须的
又或者更加危险。花瓣入口
是悬崖。香
一而再,再而三
晃荡,晃荡
在晃荡里
完成一次凹陷

春 韭

幼年母亲曾带我在屋后的石缝里
割野韭。她拿的是
一把镰刀,背篓在她身后
像是我们兄妹几个。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天地小如笼子

我们还看不清楚命运的走向
乳白色的雾
像只茧子
至今包裹我。今早去市场
路边有老农卖韭菜
“一块钱。”他竖起一根食指

未竟之美

把玫瑰还给你,你就自由了
看,天就要黑了
天黑了还有未竟之美。它将继续在暮色里
美下去,在黑暗里,隐约明灭

你知道春天总是短暂,欢愉

只有一瞬。你别回头看
那个拘谨的女人,满抱着多刺的蔷薇
坐在阴影里
她不解风情,还在窗前唱从前的歌
为什么,她还在唱从前的歌

落 叶

闻到香,但确定不了
所见即存在
而无所见。
香气湿润又沉重
是在推陈出新——
其实是忘了。过一道中年的桥
之后的恍然与恍惚
南方的树种
落叶同时开着花
是无端从死里生出新的
希翼。簌簌的。

我们这一生

我不止一次拜访过这条河流
有时候和她

有时候和他
他和她都改变过面孔

河流没有改变
它是我的参照物

水面照例被月光揉碎
临走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献 礼

梁尔源 荒 林 罗孝贵 易建东 唐象阳
刘群华 剑 峰 龚志华 李新毫 曾继强

在一块芯片上触摸祖国(外二首)

梁尔源

那么小,那么薄的国之重器
几微米,几纳米的不倒长城
在用肉眼感悟不到的方寸之间
排列交汇着东方巨龙的染色体
编辑组合出四十载春华秋实
用神洲的灵感和触角
能抚摸到昆仑与泰山的苍茫挺拔
扞及到黄河与长江的雄浑奔放

苦难倔强的炎黄子孙
曾为呵护广袤的尊严而喋血殊死
站在改革开放潮头的中华勇士
却在不见经传的一块硅片上
为一个梦的追求而背水砥砺

IT 的顶峰弥漫着华山论剑的刀光戟影
5G 的战场里回荡起大国搏弈的跌宕风云
那位气吞山河的东方巨人
岂容一根鱼刺哽住咽喉
一个蕴藏五千年智慧的泱泱大国
决不会畏惧釜底抽薪的卑鄙伎俩
狭路相逢,手中握有无敌的太阿之剑
棋逢敌手,亮出那张笑到最后的王

华为,海思,麒麟……从这些闪烁的星星中
真切地感受到大海的渊博和包容
仰望出珠峰的伟岸和冷静
将几千年的沉淀与世界交融
用深邃的战略与久久为功来坚守
用足够的底气,在一块芯片上
布局和谋划一个梦的复兴

引领出一个崭新时代的巅峰

芯片,新时代角逐场上的上甘岭
芯片,寸土必争的新国界
芯片,一个时代更迭的至高点
中国人用抢占的一席之地
囊括宇宙涌动的云
调摆五洲恣意的风
为共和国随心所欲的年轮
打造一颗青春涌动的芯

菩 萨

晚年的祖母总掩着那道木门
烧三柱香
摆几碟供果
闭目合掌,嘴中碎碎祷告
家人都知道祖母在和菩萨说话

那天,风儿扰事
咣当推一下
祖母没在意,咣当又推了一下
祖母仍心神不乱

咣当,推第三下的时候
祖母慢慢起身,挪动双腿
轻轻打开木门
见没人,沉默片刻
自言自语:“哦,原来是菩萨!”

老木匠

他挥斧削去的树皮
又在他的脸上长出来
尺寸量得精准,式样打得方正
活计都讲真材实料
一辈子樵是樵,卯是卯

他打的花床,让几代人都睡醒一轮春梦
他造的门窗,总含有桃红柳绿
他切出的棺木
却很难让人寿终正寝
每逢村里建新屋
都请他上大梁
爬上山墙瞄眼放线

上梁放正了,日子一久
下梁总有几根歪斜

他是鲁班的化身
没人敢在他面前抡大斧
一根根大树在他手下夭折
但一片片森林在他心中疯长
他用斧子没能削去贫穷,削去破败
却削去了年轻人的痴心妄想

他用墨斗弹出的村庄
因为老旧,而让人珍藏
他用凿子凿出的孔眼
因为方正,让人做事都有了规矩

晚安,大运河

荒 林

当我在璀璨灯火中注视你粼粼眼波
夜深更静里听刀光剑影随风轻掠过
Grand Canal,以饱满丰硕身躯舞蹈
你已寿达二千五百岁,以倾城之美
舒展在春的怀抱,南北万城已入梦境
晚安,大运河,你是不老的美丽精灵

不错过每一个修复 **DNA** 的宁静夜晚
抛却浓妆艳抹,弃下盔甲时装和靴袜
赤裸着青春的流畅活力,跃动的线条
你将长发如柳丝放散,迎向南来海风
深深地呼吸每一次更新的温润的滋养
为了更美,为了强健,为了自由和爱

当你在天空下如奇迹诞生,你是全新
是智慧和智慧相遇,要一个完美婴儿
是力量和力量交融,要一个鼎力之王
是南方和北方结合,要一个爱的婚姻
是大海和陆地接吻,要一个永恒之唇
你就是奇迹在奔放、热烈、青春荡漾

你心有灵犀,触类旁通,诞生即永生
引无数帝王爱慕钟情,使你风情万种
北方以北有长城兄弟相伴,南方以南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姐妹相邀玩
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回眸尽风流
海河之碧,黄河之沧浪,长江之潮涌



甘蔗林里你的笑靥,红高粱中你的歌
大米有洁白的牙齿,小麦有金色酒涡
白胖胖的花生公子躲藏于你粉红小衣
从山中飞流而下的楠木香舟停泊门前
大肚子的货船满腹心思靠近你的清秀
淮河以洪泽抒情,钱塘江以涌潮澎湃

你是历史和现实择优基因,长生不老
你是大地的脉搏心跳,韵律悠扬悠久
候鸟们南来北往对镜梳妆,飞行时尚
机翼银光煜煜,摹仿你自由鱼群遨游
高架桥绕道学习你月亮湾的明澈丽影
少年吴冠中窥你天地色彩魔方而迷狂
你携他悄悄渲染天地彩虹,江南江北

遇山而改变自己,也悄悄绿了瘦树梢
潜水而丰盈心性,感恩和馈赠满襟怀
看你《清明上河图》中描摹不朽繁华
识你《富春山居图》里绘制永恒江山
昆玉河梦见颐和园,你北上江南之家

拉平地球的经纬如拉近富贵贫贱离距
你是地球村最美的图画凝聚国力民心
引领一首回旋的长江黄河多声部交响
从海洋向太空,每一段蜿蜒优美抒情
上善若水,你是文明连绵自证和自鉴
晚安,大运河,晚安,北方,南方
明天的你又将步履青春,一日千里,奋发昂扬

一个开出花朵的名字

罗孝贵

找寻方志敏
大概有三种途径
守在清贫的路口
去他留下的字里行间
在一朵花开的地点
因为他走的时候告诉过我们
在他流血或瘁骨的地方
会开出一朵花来

那些花
那些精血滋长的花
挺立,是他对着那些
为了民族解放奋斗者的敬礼
摇曳,是他为着革命胜利的歌唱

穿行在繁花的城市
漫步明媚的公园
孩子们脸上涂画着鲜艳的国旗
拉着妈妈的手在欢笑
这该是他说的
光荣的一天

在这样的一天
在川流的人群
我找寻他伟岸的身影
找寻他对母亲的挚爱
找寻他是否还有散佚的檄文
找寻一颗
共产党人鲜活的初心

脑袋,可以掉
信仰的主义
他奉为宇宙的真理
英雄生死路,敢取道中行
只有真理的光芒
可以穿透黑暗的窒息
只有真理的锋利
才能让志士的鲜血
喷薄出一个赤旗的中国
一卷让天下人
争相传阅的经典

血醒燃烧后的黎明
舒展的青草
苏醒了春天的情怀
金色的阳光
堆积在他倒下的地方
在他们倒下的地方
一棵树,就是一方墓碑
一簇花,就是书写的碑文
可方志敏的墓碑
在二十二年里却是一付脚镣

一付脚镣的编号
成了亲人和他相认的密码
一付脚镣的出土
才了却伟人毛泽东的牵挂

方志敏
你们的鲜血
已清洗了一个时代化脓的伤口
你们插入大地当中
每一节铮铮铁骨
高耸起一个民族的脊梁
每一片知名或不知名的土地
都能感觉承载你们的重量
为祖国倒下的人
他的死是多么荣光

因为你的敬礼
我们的致敬更加崇高
因为你对可爱的中国的向往
我们对母亲的爱更加炽热
方志敏,一个开出花朵的名字
香满中华

井冈山,十七座英雄石塑

易建东

当我在这个晴朗的秋日
面对这些高高的塑像
在苍翠竹林的背景里
阅读这些线条分明的棱角
我才感到语言的贫血
十七座英雄石塑
十七颗 伟大的心脏

在井冈山的秋色里 肃静 沉思
又似乎在摸索 期待着什么

我的记忆被带到 一九二七年的秋天
当时的中国 走向光明的前夜
一群人走在黑色泥泞的背景里
他们从不同方向

来到湘赣边区这座最高的山上
他们习惯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眼睛
依然从那片茫茫的森林和雾海中
观望到中国革命的全局
一个高个子湖南人 站在他们中间最高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几个毛体大字
把井冈山 托成了当时中国
最高的海拔

这片圣地
这片让中国革命
懂得了孕育 成长 壮大的地方
若干年后 一群比井冈山的岩石
更硬的骨头 从这里出发
他们从最高的崖上 翻过
从最软的沼泽 跋涉而来
从战地上 采撷硝烟中盛开的黄花
从血与火中 经受洗礼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队伍
“用一根扁担，挑起中国革命”的队份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队伍
将额头上的一点星星之火
从罗霄山脉 一直燃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鲜红的旭日 照耀了全中国

而他们中间几位不为人熟知的烈士
他们的鲜血 洒在了井冈山的杜鹃上
他们的身影 在井冈山的那个春天里
还没来得及下山就倒了下去
他们火焰一样的理想
在泥土中每年都要开放一次
他们中间几位驰骋疆场的将军
曾经饮马长江 叱咤风云

却在后来的黑暗中
被来自同志和战友中的误解
排挤和忌恨 从背后射过来的利箭
将他们高大的身影深深地摁倒下去
许久以后，时间才让他们
再一次高山一样站起
让我们重新看到他们亲切的笑容里
那种质朴厚重的似海胸襟
他们中的两位女战士 人民忠贞的女儿
她们曾被岁月的烟尘湮埋了多少年
我们在后来的回忆里
在毛泽东一个人独坐黄昏时抑郁的眼神里
和朱总司令独品兰花的幽香里
才重新勾起了
失去她们的哀思和伤痛

乱云飞渡，大浪淘沙
留下来的是金子。真正的英雄
比山更高，比石头更重
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我们从那些迷茫的追星族中 经过
从充满现代硝烟的商海中 泅渡
从夜总会酒吧 KTV 包厢中 穿越而来
在你们花岗岩的笑容前
献上一束常开不谢的杜鹃花
在你们布满历史风霜的刻痕里
献上我们的泪光和敬礼
我们依然能听到
你们石头中汹涌不息的血液
贫血的语言 又如何向你们倾诉
我们只把湿润的脸庞转过去，转过去
眺望到更远处的一线群峰

壮美七十年

唐象阳

十月的蓝天，霞光璀璨。
十月的大地，遍地凯歌。

今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充满兴奋。
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豪情满怀。

天安门城楼上的湘音虽已久远，
那振奋人心的声音依然回荡天边。
在我站立的这片土地上，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啊，
仿佛在翻阅历史长河中那些战火纷飞的史页。

七十年，七十个十月。
每一个十月，
都像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一样亲切而温暖。
每一个十月，
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充满自豪和信念。

此刻，我的思绪飞过千山万水，
飞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七十年，七十年风雨兼程。
我的祖国，一路走来，征途迢迢，黄沙万里。

南湖红船上的灯光，
一夜之间为苦难者点燃燎原之火。
爬过雪山和草地，躲过枪林和弹雨，
拯救苦难的嘶杀声，长天浩瀚，英雄无敌。

翻开那些耻辱的历史，我的祖国啊，
一包烟土，就能让你失去方向。
一队驮马，就能将你四分五裂。
任人宰割的岁月，
如何才能道尽丢失国土的痛楚，
又如何才能了却游子们捶胸顿足的夙愿。

这样的时刻
我总能听到一声乡音浓重的呐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从此，中国人民抹去了苦难的岁月，

抹去了凄凄惨惨的愁怨。

抚摸我美丽的家园，
啊，镰刀和铁锤在血的岩壁上组合，
组合成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指引我们朝着太阳走上光明。
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啊，
就像千古不变的初心和诺言，
至今在风侵雨蚀的路上鼓舞人心。

七十年，七十年是一条历史长河。
我是你沧桑的河岸上
一段砥砺前行的小故事。
七十年，七十年是一部光辉长卷。
我是你每一次转折的生死依恋。
七十年，七十年是宣言书。
我是你斑驳的纸页上清晰的文字，
注释着太阳下永久不息的求索
和永恒不变的誓言。

壮美七十年，
我那九泉深处的先烈啊，
是你们告诉了我一个身首分离的国度，
是一部怎样苦难的家史？
追忆那些战火纷飞的硝烟，
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在发黄的史书里写下了永久的壮丽。

七十年风云滚滚的征途，
我在你的旗帜下肃立眺望，
是怎样的力量使你这样疾速前进？
是怎样的信仰使你矢志不渝？
啊，我看见一群开拓荒的使者，

在你高扬的旗帜下以初心为图腾，
把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注入祖国大地。

回首望一望那漫漫来路，
风雨七十年，你是一支壮美的战歌，
每唱一次我都热泪涟涟。
你是一部千万次也读不厌的史诗，
让我矢志不变地相依相恋。

不管风暴肆虐，
精准扶贫的路上你风雨无阻。
不管征途艰险，
富国强民的脚步你奋斗不止。
不管外贼横行，
枪林弹雨的战场你冲锋在前。

抖落岁月的风霜，
吹响民族进步的号角，
让改革走向成功。
唱响血肉铸就的国歌，
带着胜利的微笑，
我的祖国，让开放走向辉煌。

我手捧一把带有英雄余温的国土，
祖国啊祖国，
我将紧跟在你的身后踏平坎坷，
为你不朽的光辉添柴加火。

十月，金风送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举杯
为祖国祝寿。
十月，让我举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
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坪口镇纪事

刘群华

—
我披着春天的繁花
坪口的街道、苍巷、别墅、高楼、量贩
像一块汲饱水的青苔
用土腔白话和幽幽长灯
掩映宵夜摊的吆喝和火焰上的烤串

坪口以一种欣欣向荣的姿态和精神
感觉不到高楼间矗立的时光
纵横的立交桥，高耸在飘逸的云端
一面朝东，是为太阳的出生地
一面朝西，是为太阳的休养歇息之所
而江河自南向北对峙，绽放出平滑的瓦蓝
在绿荫、花圃、广场之间沉甸

长大时的坪口，留下了一些或深或浅的痕迹
像春风爬过的桃枝梨枝嫩芽
我用手慢慢抚弄花瓣似的弦子
土地的眼睛，睁得老大
瞬间，又像嫩草钻出了一栋磅礴的楼房

七十年了，一帧水墨从南至北不屈地延伸
就是一个贫瘠偏僻的小村，也演绎出了夺目的斑斓
它们所传唱的歌谣，都是丰富、高亢的摇滚
它们所答的语言，在点点露水中闪烁晶莹
它们像一面洗透亮了的天空
照耀得雪峰山换上了馋涎的翠微

二
我端详娄益街的一束桃花
将朝阳的窗口打开，将四方的木窗打开
怂恿一种和谐、美好的绿叶。远方奔腾的动车
坚定在一点点清晰，让幸福一遍遍重复
我不会赞美上帝，但我赞美心中的改革开放
实实在在的富有，像一扇门敞开
很快涌进来阳光。明亮的天气里
白米饭发光，长出了翅膀，翩翩地飞
像蝴蝶一样飞
上升的雾霭里，像重而有力的拼搏
被置入通往富贵的梦境

一条条的街道宽敞而干净。一直人潮拥动
广告牌大胆、疯狂、现代。继续覆盖了小鸟的脚丫
曾经的一块不毛之地，只在一位老人的手式下
执意打开了土地藏匿的繁华
像碑石压着的真相
在我们返回春天之前，惊叫着返回了空间

我们的信念所向披靡。我站在娄益街的楼顶
自由是流动的全部。被剔净的辛酸
让攀爬者一直清醒
尽管我的眼里悬挂一串紫色的葡萄
甜得卷曲的风，一瓣瓣展开
却没法动摇、收缩

三

沿河风景带是娄益街的兄弟
一街的青石板,一街的料石,像一帧版画
它在另一条水泥大道的叉口
接入了鸟啼、飞瀑、假山、慢节奏和爱

清晨,我抚摸青石板和湿漉漉的空气
让亲情爱情友情充溢、纯粹,覆盖一些阳光
我看到一个黄橘大的内心
被镂空的阳台开始了一段记忆
我把嘴唇轻轻贴近温润的河面
一种包裹的细软、光滑,更为恣意

我还执意描摹那页落日
蛰伏在蚂蚁中的一片彩霞
那个叫夜色呆久了的精致
重新被灯光打造了美学和理性
并且涉及某个幸福的细节

我喜悦地走进了城市森林的影子
好像沿河风景带的高潮
鸟鸣不再聒噪
夜色渐渐合拢
月亮像一个女人摸索出来的萤火虫
一只,两只,三只……
溅落出无数的星光

四

新平街离火车站最近,一位老母亲站在窗前
她的白发飘落了雪
她儿子不会愈合的乡愁
在子夜过后
强烈靠近家

进进出出的人群,都从广东而来
他们一定听见了某种甜蜜的萌动

在街口寻找路碑石,怕稍一失神
就忘记了回家的方向

而一位老父亲早佝偻成了时光
七十年的磨砺跟在他的身后
听他的青布衫嗖嗖作响
听他的微风拍打马灯
听他的灰瓦滚动着妻儿的唠叨

他蹒跚地走。他走得踉跄
再前一步,就是老人留给我们清苦后的甜味
甜如蜂蜜,甜得酩酊
正如凝视他的我,站在路碑石下
仅品味到了温暖

五

三纵七横的坪口,是天籁之曲
是人用时光孕育的一粒春光
在饥饿和艰难的抗争之中
毫不羞涩的桐子油老灯
像一首拙劣的诗律,模仿旧石器的心跳
浸透了啪啪的灯芯

一些日子松开了自己的手掌
以一种圣洁意识到的重生
像金属的光泽,衍生出暖心的词根
祖国啊,如果没有您的宠爱
坪口强大的身躯又如何抖落已久的油垢尘土?
而脚下的路,像度量漏光的沙子
怕又深了丈高草木

门楣上的铃铛又响了,见惯了烟雨
远离了沧桑、马嘶、蜃楼
在坪口镇的门口,一种江河水的叠加
终于堆成相同的梦想
在码头,惊起一群
如期而至的水鸟

党旗下的誓言

剑 峰

举起右手
党旗下的誓言
一字一句
吟哦开来
铿锵如锤
这一锤啊
砸烂了一个旧世界

举起右手
党旗下的誓言
一魂一魄
凝聚起来
闪亮如镰
这一镰啊
收获了一个新中国

无论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时期
祖国勾描的美好蓝图
制订的崭新计划
酝酿的未来憧憬
在誓言中
一挥而就
楚楚动人的誓言
让我们心生感慨

忆往昔,党旗下的誓言
曾在峥嵘岁月里
支撑了苦难中国的一方蓝天
支撑了一个民族永恒的信仰
和战士心中坚如磐石的信念
而曙光中的人民和战士
他们冲锋陷阵的英姿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气吞山河的辽阔襟怀
镀亮了黎明
嘹亮了东方
那些可歌可泣的比钢强比铁硬的誓言
至今仍营养着我们的思想
滋润着我们的情操

谁也不可否认
我们只要把党旗下
那些昂扬顿挫的誓言
焊接起来
就可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
新的万里长城
就可让中国挺起笔直的脊梁

今天,我们缅怀那些革命先烈
缅怀那些经过硝烟烽火淬过的誓言
心头哪能不绽放一枝敬仰的花呢

钢的城

龚志华

我的体内有铁

我的体内有铁,有钢
有光,有热,有耸立的高炉
有金色的花朵从体里开放
成型的钢铁,成为我心怀向往的一部分
我爱她们。爱她们的强劲,坚硬
也爱她们的柔软,温暖
让作业区的白炽灯照耀我吧,钢城
我的体内有铁,并以铁的名义
以钢的身份宣誓。大声地告诉你们
我爱这绵延不息的钢铁时代
爱着这钢铁身躯里的每一个器官

钢的城

我喜欢身边这座火热的城
钢铁命名的城,钢魂铸就的城
她的每一个细节,已深入骨髓

她有光,给我仰望的高度和分量
钢与铁的梦想,成为花开的姿势
流畅的绽放,给我抒情以歌咏
给我依恋以深情凝望

钢铁,以及由钢铁诞生的事物
由涟水河映照,与高炉们对应
响亮的节律,连接成多彩的音符
奏响的,是钢水铁流谱写的奋斗颂

你我的足迹在这里,汗水在这里
理想也在这里,并且落了地生了根
父辈们的历史在这里
可以翻阅,可以大声地念出来

而钢的花,一直灿烂绵延不谢
一色色耀眼的光芒
已从你我心底产生向上的精神
于是,钢的城在眼前坚不可摧
于是钢的城,主要由你我的信念构成

钢铁的色泽

我要继续述说钢铁的色泽
这焕发了你我梦想的光辉
以及,一年四季都明亮的闪烁
宛如开花的树
——钢之花绽放了,满城的芬芳

钢的城就这样舒缓
在日常中保持节奏明快的长势
钢铁升落,有发光的声响
这不是碰撞,是弹奏
——每一种钢铁,都可以是乐器

所以我热爱这色泽中固有的成分
当你从车间走来
迎面而来的,有一种精神的色泽
如钢花灿烂,似钢水殷红
——钢的城沸腾着,包括你我的内心

高声部

钢铁以春天的名义,伸枝展叶
繁花绽放
金色光芒耀眼于高炉内外
每一次,都是绚烂的画面
钢城深处
钢铁芬芳在不断萦绕,扩散
而淬火的春天
以钢铁的姿势挺立
更深的内涵,无需解释

于是精致的钢铁接踵而来
关于最优美的部分
是你站在钢铁的大合唱中

成了春天向上的高声部

我用双手触摸钢铁

触摸钢铁是快乐的,要保持快乐
我就要将自己交出来,并走近钢铁
为那些带着光芒的钢铁,试试体温
万物上长时,我伸出春暖花开的双手
触摸钢铁。在细腻的质地上
我感觉到,钢铁的温度流过我的全身
并传递到我的每个亲人身上
我看得见,奋斗在钢城的人
都是我爱着的亲人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李新毫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
安居乐业,祖国给我们一个个家
温馨,幸福,祥和
物阜民丰,国泰民安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到四大发明的伟大创举
从树皮遮身、野果饱腹
到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从一贫如洗到全球前列
从闭关锁国到通达天下
从南洋进口到中国制造
从木弓刀剑到两弹一星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
七十年的华诞历程
一百年建党步伐
昭示着一个伟大政党的万古长青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多少仁人志士,多少爱国先驱
把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
让青春和生命嵌入镰刀斧头
他们的心目中只为一个中国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贸易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听到伟大祖国的最强音了吗
看到中国对世界强国说不了吗



这只沉睡的东方巨狮已经醒来
祖国啊,我欠你一个鞠躬

祖国啊,我欠你何止一个鞠躬
我欠你的太多太多

鸦反哺,羊跪乳
男儿立志,戎马天涯
男儿献身,报效祖国
祖国啊,让我再一次给你鞠躬

资江辞

曾继强

一

背对于你,我就失去了方向
面对茫茫的异乡,在孤独无边的午夜
我又想起你那汹涌的浩浩荡荡
一路向北的蜿蜒,从雪峰山下擦肩而过

那个叫杉木岭的小村庄
在雪峰山的余脉下,静静地躺着
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
给我莽苍和高远的印象

交错的田畴在时光的明镜里
照出安静与平和的景象,鸡犬相闻
三月杜鹃花开,四月柳条披翠
从南归来的燕子在季节的门槛上呢喃

季节在大地上轮回,循环更替
资江边上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那个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村庄安睡如莲
我该如何将你叫醒? 让你拥我入怀

二

让你拥我入怀,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把我从虚无引向真实,使我不再悬空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资江的水
还流淌着山与水的柔情

我顺着你的方向,一路追寻
那些远去的时光,印证成长
你所指引的方向,那是我的必经之地
我的使命已由你定,从哪里出发最终又回归哪里

站于资水之岸,隔岸的歌谣已经消隐
荒延漫草的古道,哒哒的马蹄声消隐
仿佛你把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过往
而今天,水中窥见的石子仿佛我的昨天

面对水,面对我水边的村庄
我该如何抓住那一缕正在消逝的炊烟
面对村庄背靠着的山峦,我又该如何
把波动的灵魂静下来

三

是不是遇上了梅山神的咒语? 我怎么走
都走不出我熟悉的这片水,这片水边的村庄
风已停歇,月光柔和地撒在这片土地
我把思绪一一陈列,任这皎白的月光洗涤

远山的钟声在午夜敲响

深夜念经的长者,最终悟出人生之境
我从明明灭灭的灯火里
体会到故乡的温暖,如母亲之怀

我想到仁慈,像父母之爱
我眷念这温暖之怀,但是我又将离开这里
就像在那个秋天,我的脐带脱离母亲的身体
这样的温暖和痛,承载着我的一生

而我的一生,将会如此之轻
像一粒芦花的飘飞,细小而且漂泊不定
但始终有一根无形的绳,像一根脐带
连着我的身体,似乎从无剪断

四

我必须说到我的先辈,他们涉水而居
寻找黄金的水源,学会渔猎和耕种
他们把财富都留在沿岸的农田
那一块接着一块的翠绿与金黄的拼图

这些疯长的稻禾,饮着资江的水
一个年代接着一个年代
在这片水域的滋养下生长和收割
喂养着勤劳朴素的子民

像父母之爱,无私地抚育着自己的儿女
我就是这样一位幸福的孩子
在这片温和的土地上,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得到了最深情的爱抚和养育

我还是要歌唱你,在夕阳普照的傍晚
像当年母亲的摇篮曲,安静柔和
今天,我唱给你听,像细细的水声
让你不会空虚和寂寞

五

资水边流传的故事,还在民间传唱

那些传说,从祖父的口里说出
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还有故事里的惊恐
填充着我贫穷的童年时代

我最初的记忆,都在这些故事里
这就是生活的起源,让我领会生命的乐趣
让我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心怀仁慈和宽广
让我如何面对前途的曲折和坎坷

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
渲染了生命的底色,厚重深远
有着大山的沉稳和水的律动
还有着泥土的芬芳质朴,草木的情怀

我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乡音
和故乡的情结,都根植于资江边上的村庄
我抱紧水,抱紧这流动的意象
像抱着一根系着生命的稻草

六

我一次次聆听大地的暗语
阅览山河的美色,天空高远
细数四季流转,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资江印证的岁月一去不复返

村庄藏着的隐痛,最终露出锋芒
在岁月的河堤上逐渐呈现
所有的生命都像一粒尘埃,深入淡出
一些生命正在到来,一些生命悄悄老去

一次次地在这片土地上,归来或远行
我看见村庄逐渐冷清,田园逐渐荒芜
留守的老人,努力地拉住时光的步伐
时光的斑斓,在父母的额头留下沧桑

资江呵,我走在你指引的道路之上
像一匹风尘仆仆的瘦马,引颈长嘶
在异乡,在月黑星稀的失眠的夜晚
只能数一数,这些胜过黄金的怀念

气 象

康 雪 龙扬志 方 舟 蒋志武 江湖海
流 泉 谢小青 肖 歌 朱建业 柴不柴

时间如此洁净

康 雪

女 人

只有你知道,她的里面
有星星
她的外面
有落叶的树。只有你知道
她所剩无几的美
也足以怜悯天下

她的双手粗糙。你一触碰
就会流泪。
只有你知道
她如此特别。
她生下的都是君王,以此隐瞒
她君王般的命运。

水 牛

它吃草的样子,真是温柔。
它的尾巴
甩在圆圆的肚子上,也是温柔

它突然侧过头看我,犄角像两枚熄灭的
月亮,但它的眼睛
黑漆漆的,又像蓄满了水。

我们短暂的对视,再低头时
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
轻微的响声——

我们就这样交换了喜悦,我们将
在同一个秋天成为母亲。

静 止

钟表上的时间,永远停在了
九点四十二分
零八秒。

与其说它坏了,还不如相信
它对这个尘世,终于动了恻隐之心。

婴儿与乳房

以前不知道,天生柔软的乳房
能变得比石头还坚硬
不知道石头里有河流
河流里有怎样壮阔的温柔与暴力
这暴力是婴儿独自承受的。

以前不知道
不是一生下婴儿就能成为母亲
不是掏出乳房就能轻松地
喂养这个世界
是婴儿,以非凡的耐心
慢慢教会一个人成为了母亲。

是婴儿
让普通的双乳有了潮起潮落

有了月亮一样的甜蜜盈亏
是婴儿,平衡了一个母亲乳房内部
与外界无垠的疼痛。

成为母亲

昨夜的暴风雨已在万物的回忆中
找到合适的位置
而婴儿还在熟睡,耳廓上透明的绒毛
使梦境的边缘显得情感茂盛。

我依然要在清晨排空双乳
多余的奶水用来浇灌栀子、绿萝和
一片永远凌驾于男人想象之上的
空地。这空地多年后会生出什么?

一个人逐渐褪去少女的羞涩,却又重获
婴儿般的赤诚与骄傲。

时间

时间从野外回来时携带了一身的香气
但它又如此疲惫啊
得在一个人身上重新开始。

时间敲响了婴儿的房门,它的确疲倦极了
但又如此礼貌——
它进屋前抖了抖蹄上的灰尘。

时间在婴儿身上一鼓一瘪地呼吸
时间如此洁净。

深处的爱都是很苦的

一只蜜蜂告诉我它最喜欢的花
就要开了

这一生何其美好。

我美丽而纤弱的邻居,在白昼采蜜
我美丽而纤弱的婴儿
正在用第一颗洁白的乳牙
在黑夜采蜜

月光从她的边缘分走一点甜
我却想从她的深渊,分走所有的苦。

道路

天空中飞鸟的曲线
石头下虫蚁细小的足痕
植物叶脉里奔腾的水
那么多神秘的路途
我永远无法踏入,但婴儿能

我的婴儿刚学会坐立
庞大而美丽的地球在她的臀部下方
缓缓转动
她很快就会行走
她生来就在行走。

怕黑的人

这时候我还不是妈妈。
我胆小,脆弱。我给头顶的乌云
彻夜点着灯盏。

而如果你也怕黑
我就成为了妈妈。

每一场暴风雨都将俯身穿过
黑夜的拱门
成为我爱你时明亮的佐证。

落日像一面铜锣

龙扬志

梦里河山

翻开你的书册
里面都是我的山河

去远方,我们假装重逢
然后一声惊叫,用手势攀谈
纠正流失的细节

日夜兼程出发,披星戴月归来
我的村庄已炊烟袅袅
捣衣声彼起此伏

吱呀一声
祖父刚好把门推开

湄江

我要把华丽的词藻留给湄江
留给上游的水
喂饱饥渴多年的胃

脚趾把两岸的卵石踢痛
湄江一年年流过饥荒
拒绝粗粮的人脱掉裤子恋地
白屁股向左,白屁股向右

系牢裤带 乡巴佬已经逃到城市
湄江在亲人的梦里唱歌
纸上的疼痛依然肤浅

今晚我摸着湄江的石头过河

一块钱一份的萝卜白菜如此熟悉
似乎刚从湄江运来

即景

住到一滴雨点下面
你可以听见春天的心跳
风一阵阵抚摸爱人
新生命已经翻动了
越过围墙的雀儿
带来了春天怀孕的喜讯
一片桃花的衣裙脱落
少女伫立枝头 笑若春风
父亲在忙 牛羊在叫
一只蚂蚁沿着你的脚在爬

忧伤

一只夜莺收住脚步
沉默传递了一年的忧伤

在树梢 一只鸟看见所有的鸟
迎着落日起舞
展示嘹亮的歌喉

金黄的落日 像一面铜锣
被吹鼓手抬到山垭
等待着被敲响

通往自由的途中
夜莺已被晚风所奴役

草木有本心

方 舟

如何爱上一条河流

在一条河流的边上
我开始自己的下半生

大海很近,海水一次次倒灌
平静的河流每天朝相反的方向涌动
我无法接近那几只栖息的白色鸟
它的动与静像生命的逃离与消遣

河面上常常飘浮着生殖力旺盛的
外来物种,积木、图纸、家具、塑料制品
坚硬的、犹豫的、重要的、消失的
潜行于河水的底部并为河水所消化

“它的污渍来自沿途和远方”
“那些夜间行驶的运沙船最懂得河的赋形”
我常告诉同行的散步者
你尝试放心去赞美一条河的落日和余辉

并不需要追究它本有的
清澈和真实。它努力掩饰的那一部分
——它曾经的自由,还有它接近
入海口时的不安和拘谨

叠石志

我放过大海,大海就漂走了
我放过天空,天空就辽阔起来

但我不放过一块石头
我让它和我一起蹲着

它的血连着我的血
它身体内的银是我命里的金

很多远处的事物在地平线之外
现在,你可以坐到我的肩上来

你看累了,我们就换一换
你要说话,我们就叫海水也过来听

敏感书

舌头是敏感的,会触别事物的微量成分
嘴唇是敏感的,合与闭,相爱或不相爱
眼睛是敏感的,沙子进了会揉出眼泪
如果接近一根鸿茅,目光会端详而且不可回避

睡眠也是敏感的,夜里骤冷捂紧被子也感到凉飕飕
蝴蝶是敏感的始作俑者,它欢快吸食扇动的翅膀
正改变空气以外的伟大系统
一根稻草会成为敏感的杀手,它轻微的重量
会压垮那个正在艰难做梦的异乡人。还有
转向器是敏感的,旅行车正慢慢驶过事故多发地
海平面是敏感的,一艘驶往神秘岛的
探索轮正在谨慎测试自己的吃水线

说或者不说,一点一捺都是敏感的
它埋伏词意的歧路口,甚至驶过正确的临界点

字词的呼吸是敏感的,要选择隐喻、放弃、不出现
或通过内心的暗道。组句和段节是敏感的
它局部沉入或整体一笔勾销

作为慢性咽炎敏感症患者,我的声音从来很低
而且我的左臂最近一直抬不起来。不能触摸高处的光
和阻止世界坠落或陷入混沌

在始兴,草木有本心

在始兴,草木有本心
无论是风生还是水起
草木都生长葳蕤,无关地气暖
君子皆岁寒心造化。它们望月怀远
向高处,一寸寸抬高自己的海拔

在始兴,西日向山隐
北风乘夕流,岁月无声
鸟兽有名,被形容于林间与山岗
命运跌落的涧边,溪水更清
它的回声轻于大海之重
又向大海透支了波澜

在始兴,物类有固然
中途消失的事物会自动返回
如雁过痕岭,舟驶浚阳
一首诗经过感遇和发酵
又回到天才的童年之地
像时光的风度重新发生和繁殖

在始兴,良辰不可遇
你从荆州归来,我从虎门起程
君子们闲坐于深山鱼形背脊
可以论人生长短,世态炎凉
当你使用一些嘹亮之词
天色就从远边暗了下来
风,也乍起,还往山谷里吹

致古驿道上的末代诗人

你要带上玉佩
带上一颗同心的圆
带上可以摩挲的心

你要选择向南
南方以南是大海的牧场
南方的波涛里有牛羊和马匹
偶尔出现海市蜃楼
你要祈祷,稍后的风
会吹开天空的假面

如果你已经涉险
你要咳嗽,晕睡,节省力气
想像远方,但一定要拒绝死亡
你要找出祖传的秘方和剑
遍尝百草,刮骨疗伤
与草木同命,对每一滴
经过深夜的露水充满敬畏

你还要怀抱诗歌,集腋成裘
但你要改掉咬文嚼字的坏毛病
偶尔歌唱山水,但不可以雪月充饥
你要记下苦难的离音和斑驳的方言
你要折叠好那件泪洗的青衫和香具
你至少要三五次地写到梅或五谷
你要相信未来与时间的反光
教授者会在书院里经济一生
然后在耄耋之年发表,故国原语中
有隐形的修辞术和柔软的狼毫

最后你要在水濂飞溅的山麓修葺茅舍
在天亮前诞生儿子,在黄昏时唤紧女儿
你要放弃功名,相忘于江湖
你要像圣徒一样,勤于耕作
练习腹语。在每一次目睹大地葬礼之后
重新出现在沦陷的路上

大海仍是一座平静之城

蒋志武

生活像擦亮的碳木

荒原四处扩散,人心慢慢收拢
我想象一把尺子,一片环岛之海
铅潜入了它的内部
老虎咬人的案子被人为一拖再拖
鸟在春夏之交飞跃了三个城市
而我一直呆在这里
蒸煮稠密的生活

生命,面壁的是什么?
当说出的话如火焰般舞蹈
熄灭将延伸出一种可阅读的声音
我们注定如此,在街上挑选衣物
回家对着镜子矫正身形

当你偏爱于树木成林的公园
你已经偏爱于燃烧自己的内火
生活确实像擦亮的碳木
总是留着一把柴火在嘴里
每天想着燃烧掉

虚无与艺术

虚无与艺术,母亲之河
在亲情面前深不可测,夜只加深了孤独
从痛苦到一本书
需要很多人的眼泪,星星也有

自己的屠宰场,而天堂是一根舌头

闪电喂养了今夜的石头,谁拥有完整的时间
谁就有资格拥抱死亡
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寻觅一种气息
高于晚霞的地方,有人哭泣
也有人接纳新事物

深夜,幼虫在灯光下静静地进食
没有杀戮之日,所有的沉默
都是活着的沉默,所有的喧嚣都是
为死亡祭奠

欢愉之镜

被弹奏的灰尘再次潜入大地
欢愉之镜,照射地球
围墙,弃掷的果核
偷窥者蔓延,流星划过花园
一只俯冲下来的鸟
在镜子边舞蹈

影子,带走的装饰
在背靠阴影的未见部分
我留下了痕迹,以及幽默
对不可预见之物
我不会歌颂它

欢愉之镜,现实被理想指教

我们,一个个献身于荫蔽中
又在观望藏在背后的自己
谁,口袋里有一片镜子
乌云化成了雨滴

在冬天里读书

冬天,麻雀们活得很好
一个黑暗的山坡
有人背负枯草艰难地爬行
他裤内藏起沙哑的小号
而甯上屋顶的水柱,顶部盛开白花

冬季的河床,沙石像蔓延在布上的果子
一粒粒,熟透了
秋天的丰收背景已贴在墙上
供父亲膜拜,对照身形

要在冬季里读书,读大书
读一棵树上残留的叶子
真正的才华,能够无时无刻说服自己
在冬季里读书

要读到杀死自己的那部分

周末之诗

如果周末一直困在床上
你就是一个被时间忽略的身体
我们可以起床,玩圆圈游戏
与楼下的小女孩们跳绳
也可以从一个回乡女子的身体里
探究他乡的阴影面积

周末,给昙花写一首诗
你有多久没给快速消失的事物
写过文字了?
一块无名的石头,正渴望给它台阶
和粉料,在没有开始和终结的迷津之中
大海仍是一座平静之城

我已习惯行走在刷白的走廊过道
那里,脚步的回声
会告诉你,你还活着,活得比一面墙壁
更容易倒塌

行走在清水里

江湖海

贵宾

三个人并排走进
贵宾室
走在中间的那人偏瘦
夏天穿长袖单衣

神态显得有些别样
他反剪双手
脸上浮着零星的傲气
左右两位
微胖,面色平静
中间的人说

给我点支烟吧
左边的人答
贵宾室不能抽烟
然后都无语
经过立式冷气机时
风吹起他们
上衣的下摆。我看见
中间那人
双手扣着一副手铐
大约三秒钟
重又被上衣下摆遮住

京九线

慢火车穿行村庄,田野
遇城市,脚步更慢
从边上绕过,像松土的虫子
绕过菜畦。慢火车
坐在它的窗前,一天一夜
清早看见北方的高粱
黄昏看见南方的水稻,甘蔗
白天看见阳光
夜晚看见灯火,梦见你

直立行走的鱼

爬到顶山湖
一尾鱼,湖中死去多时
不像其他死鱼
沉底,或裸白尸身
草草摊浮水面
它生前怎样行动
我没见过
现在,它身体直立
头离水面盈尺
站立处不同别的水域
是一汪清水

好像它还在行走
好像它生前
就不是横着游动
好像从生到死
它只做一尾直立行走的鱼
行走在水清里

十三把钥匙

我有一串钥匙
共十三把
搬进新居时妻说
扔了吧
我笑着摇摇头
来此城廿年
前十年漂泊无定
租住十三处
全都是贫民窟
每次搬家
房东都没收回钥匙
十年十三把
妻以为我纪念艰苦岁月
我却感到
另有十三个家
在低矮处
灯光微弱地
为我存在

我常空怀宏大事物

我把小狗托比
改名大地
深夜回家歪在躺椅
大地偎在脚边
我把大地揽在怀里
寻得闲暇
我帮大地洗澡

修剪毛发
给大地的伤口消毒包扎
劝大地叹息轻点
之后我把大地改名天空
再后改名大海
我把为大地所做的
重做一遍

东京面条

东京王子饭店
一路之隔
轨道枢纽站的底层
我吃到了
只在我的老家马头山
才吃过的面条

那是一种磨粉晒粉打浆
再漏丝晒丝
在乡村大鼓的鼓点中
经过一道道
精细的工序才会诞生的面条
是韧性十足
吃起来麦香满嘴的面条
我十四岁离开故乡
吃过甜酸辣各种各样
味道夸张的面条
它们的速成让家乡的面香
渐行渐远
没想到这一刻会在东京遇见
头顶不时有列车
进站或启动的声音传下来
高低分明的节奏
和马头山大鼓发出的
也没什么两样

故乡都在当归里面

流 泉

家 史

一头是湖南
一头是浙江
晨昏,在一根扁担上摇摇晃晃

风一样
落日一样

家谱泛黄,记忆只是一个大酒缸
分不清故乡与异乡

当我提及故土、根、遥远的天边的月光
父亲总是三缄其口

仿佛
——它们,从来没有它们一样

门 锁

在锁孔里

寻找丢失的钥匙。某座深宅大院
被逆转的风月
与灯盏。金钟弄酱酒作坊
着布衣长衫的
旧事，是恍惚的——
那根来自娄底的扁担上，一头煮熟了米粒
另一头，悬浮风一样姣好的
女人……多少年，风沙
埋没。而我的父亲始终沉默
像族谱上不起眼的
小逗点，也像一颗被弃置的木讷的
石头……现在，山河
沦落，岁月
洗心。父亲眼中
酱油和酒，似乎是多余的
身世也是
甚至全部的苦难与欢欣，似乎都是多余的
——或许，这一把用沉默沿袭下来的
锈蚀的
长方形老式门锁，才是
唯一锈不掉的印记。当风烛之年的老父亲
颤巍巍地
将这把锁交到我的手上
我才看见
有一道光，就在
沉默中，在父亲沟壑纵横的一道道
纹路中——

终其一生

万物都在身外
细小的生活，小如尘埃
失语于过度沉溺，与另一个自己
于捆绑中
焦灼——
体内，一个虚词
幻化。一块哑默的铁，厌倦
对燃烧的信赖

于是，厌倦了火。床榻上暗下的
旧梦，等同跌落手心的
灰烬。当彼此
不再凝望，不再
在风声扣紧风衣，事实上
我们已容忍太多的来自这个人间的
束缚，侵扰、切割
——往小里去往更小，是抉择
也是宿命
终其一生，繁花
只是背景，而“日落，正在搬动
尘世的荒凉……”

当归

提着榶子找鞋
提着长夜里清冷的皎白找当归

遇见的人说
——路都在鞋子里面，故乡都在当归里面

二月

瓦解，并非
源自新生。裸露的伤疤
不再是创造
而是沿袭。痛沿袭更大的痛
风沿袭更大的风
某种意义上，鸭子比我们有前瞻性
对春光的领悟，沿袭于水
知性、万古而不可测
之水。就仿佛经历隆冬，有比凛冽本身
更具抵抗力的
凛冽。送走众多祝福
和祈祷，是对一杯酒之于生活的
沿袭。不是告别，不是迎迓
是一种撕裂，建立在朽木之躯上的

沉沦,与风化

——没有一颗心是铁做的

冬至

酒瓮上的雨滴
和雨滴中一一闪现的暗疾……一个中年人
被岁月压低帽檐
一个故乡,带走另一个故乡

——那一场雪,仍在雪外

——那一树着了火的腊梅花,仍在越过这个冬天
门槛上

年关记

在别人的土地上
找故乡,有人吹灭灯盏,有人
怀抱路边的歪脖子树
认亲娘

——脚步踩碎夕阳,石头
滚下了山

乡村也要有风度

谢小青

父亲去铎山镇

他偶尔离开山村
到二十里外的铎山镇
看过往的城市班车
他也想中途上车
看那些打扮妖艳的女子
想把她们种在地里
看打台球
看一个个老故事掉到陷阱里
悄悄倾斜的阳光
打在他泥土色的脸上
他在小镇上转来转去
从香香理发店到加油站
五分钟路程却用了他大半辈子
最后他买了一条低档的香烟回家
把阴影藏在肺里

让我也打一次铁

装模作样
我也抡起了大锤
我对这个世界没轻没重
即使敲打不到位
我的声音也很铁

铁花是怎么开的
我不空想,也不跑题
好好地打一会铁
像锻工师傅那样
对一件事或对一个人铁心

一个女诗人说
“老公,让我们整整一天打铁
……使劲,使劲”

我的脸就红了
难道,这就是贪婪
在灼热的氛围里
女人的骨头就容易变型

我出汗了
把敲打过的记忆扔到角落
就迅速冷却

美味

我梦到自己裸体坐在一群人中间吃饭
一桌美味,我不停地动筷子
却发现一些人侧过头来看我
一些人偷偷瞟我,一些人窃窃私语
有人偷偷摸了我一把
又有人偷偷摸了我一把
我生气了
你们大名鼎鼎,你们道貌岸然
可我还是个孩子,不懂羞耻

好好爱你,故乡

给你棒棒糖,甜一点点
小孩子的嘴边少沾点泥巴
不只是放放风筝,也看看童话
给你乳罩,别忘了性感
年轻女人不要过早下坠,像半老徐娘
给你西装,乡村也要有风度
男人出门的时候也要挺直腰杆
带上名片。自家产的大米与水果
也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周游世界
给你骨灰盒,节约土地
不要那些讲排场的新墓与乱坟岗
大白天也出来吓人
给你爱情,不是相亲,不是聘礼
给你鸟儿的路,不是祖训,不是上喻
故乡,我想把这两个字拆开
让封闭的故事与敞开的乡土分开
该毁掉的就毁掉,该搬迁的就搬迁
再重新建设我的小葱拌豆腐的审美
我捕风捉影的思念

水有菩萨心肠

肖 歌

天 气

自从住进城里
便很少关心天气

不像父亲一辈子住在乡里
他只在农历中行走
牵着庄稼
紧紧挨着二十四个节气

他读得懂天空的云霞
知道云往西雨凄凄
也能从燕子的飞翔里
一眼便看穿风雨的秘密
还常常提起那些天气的往事
譬如一九六〇年的那场大旱
从五月初十到七月二十五
两个多月
没见到一颗雨滴

每天总是父亲最早打开大门
望望他的天空他的田野
对于田野正在灌浆的水稻
在父亲的眼里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

品 性

母亲八十多岁高龄
牙口不好
吃软不吃硬
其实她一生都这样
善不欺恶不怕
阿弥陀佛
嘴里念着慈悲的佛号

虚 相

粼粼水波在对面墙上荡漾
还有灯影还有月光
晚上我站在阳台上
看到了这一景象
水有菩萨心肠
在炎热夏季爬上玻璃幕墙
人心总向着高处走
真相是楼下那口水塘

看图时代

左膝坐着四岁的满崽
右手抱着刚满周岁的外孙
老同学春风满面
第二任夫人小鸟依人
照片晒在同学群里
男女同学贴了一堆丰富的表情

致歉天湖

我不该打扰你的平静
不该打破湖面青山的倒影
不该让山坡上的村庄
在水中扭曲变形
还有山顶漂浮的白云
在心里扯一片
擦擦落满灵魂的灰尘
然后,再悄悄地离开
你是一面镜子
让别人也能照见自己真实的面容

仰 望

你是初夏头顶
那晴空万里的蓝
蓝得没有一丝杂念
我是从故乡山坡
升起的那朵白云
悄然飘荡到你的天空

归 隐

山
村庄
嚼着枯草的老牛
炉火旁打盹的猫
屋顶下
芸芸众生
在冬日黄昏
在浓雾中
静寂地
归隐

岁月里常有动人的悲喜

朱建业

世界杯

喧嚣中巨大的寂寞。一场盛宴,也许是某个人的一生。恰如玫瑰遭遇花期
只为完成一次绽放。美丽的生命
短暂而清晰:像一次完美的射门
惊世骇俗的弧线,掠起一道彩虹
每次回忆起,相当于在岁月的绿茵场上
摆上一张阻止老去的网。是的
要全神贯注。守住每次无常的进攻
可能就守住了一生。这不难想象
偶尔一次奔跑中的不慎,就可能被一张红牌
罚出世界之外。时间并不是公正的裁判!
它溶解了喜与乐、信念与哀伤、尊严与耻辱
关于输赢的虚构,让草皮在践踏下
战栗。那些山呼海啸的喝彩与嘘声
让我们孤独,却无法离场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踢向
某个不可预知的未来
这个惊悚的夏天,越来越多的离别
将我掩盖成一座绿茵场。这喧嚣中的寂寞
狂欢而又痛楚的盛宴,就是我
悲欣交集的一生

七月的清晨

连日暴雨 终于转晴
晨曦里的风景似一幅画

老人在打太极拳 狗儿在嬉戏
孩子在蹒跚学步 几只小鸟
在树枝间起起落落
我像一抹黑色的油彩在画中流动
简单的色彩也是温暖
这宁静也是天籁

在这喜鹊高歌的七月 我宁愿做一只
沉默的乌鸦
暴雨终会被阳光消解成
茂密的果实
歌唱终会被时光消解成
一缕芬芳
世事纷陈如没有骨头的流水
我中年的清晨
早已处变不惊

我们都只是过客

已经到了霜雪染上青丝的年龄
生命里很多温暖的花朵 已下落不明
仰望天空 太阳早过正午
白云沉静 温情脉脉中
也许隐藏着暴雨和雷电
我深知自己的缺陷 无法叱咤风云
更无法在沼泽和青云间游刃有余
因此,撑一把诗意的雨伞
无论阳光 还是雷雨

都避之度外
脸上皱纹汇成河流的时候
可以卸下多年的面具
露出本色 与众不同
或者像一个孩子
用诗歌洗亮心中的千山万水
把心中的火焰画成彩虹
请低下倔强而高傲的头颅 同时
挺直为适者生存而弯曲的脊椎
命运如此不由分说
万物自有隐秘而森然的秩序
幸与不幸 爱恨情仇 终将虚无
而我们 都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原谅自己所有的不对

清晨 目睹天色渐渐明亮
美丽的小鸟飞至我的窗口
在时光的窗台,命运和我形成
一种对抗 我一败涂地
它给予我的痛苦和幸福
我都无法拒绝 一如此时
我必须聆听鸟儿婉转的歌唱
岁月里常有动人的悲喜
尘世的沙土滋养草木 也淹没花朵
我常为自己的敏感、任性和偏激悔恨
常祈愿忏悔的阳光照亮灵魂的幽暗
然而,命运的惯性
让岁月从白天走进黑夜,又从黑夜
走向清晨 幸与不幸的过去
我唯有用回忆将其包裹 深藏
眼里缀满晨曦 饮一盏茶
写诗 向世界道一声早安
然后 原谅自己所有的不对
原谅生命里所有的荒谬和错误

魂归故里

昨晚,农历七月十五
父母携手回到老家
故乡的老屋面目全非
空空荡荡 庭院荒芜
儿女们天各一方
两位老人流下了眼泪

我从梦中飞回故乡
扑到父母的怀里
他们抚摸着我的头
慈祥地笑了

他们轻轻呼唤我的小名
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咛
像叮咛一个
即将出远门的孩子

清晨醒来
我的枕头落满泪水

是日已过

每个深夜都是一场告别
因为我把每天都活成一辈子:
晨起早读,仿佛上学的孩子
白天奔波,如同忙碌的中年
黑夜沉思,像老朽一样回忆往事
是日已过,命亦随减
此刻,我与即将逝去的这天
就此别过,此生永不复见
结束也是开始
生命,将在新的一天
重新轮回

这里也曾归属于大海

柴不柴

乐坪大道一直向东

路过珠山
从石阶而上
会看到城市的一半
这略带鱼肚白的一半
从春天开始蛰伏
在冬季泛绿
你登高妄言形色匆匆,不羁的少年
我只会盘坐
露出脚板
向你吐口热气,形同陌路

到夜深时
就对我说不开心
说万家灯火
只是假象
一些影子在远处漂浮
过段时间就将消失
这时我们会说到河流
说到一叶小舟逆水行
还有那隔岸击鼓的人
他去不了远方
但会把鼓声送到船尾

江龙滩桥上

只要你愿意去想
其实这里也曾归属于大海
和你见过的没什么区别
水面上的鳞光,水面下的灵魂
都具有朝夕之时和往来之时
空洞的东西不常见到
夯实印象的就是稍远一些的鹅卵石地
它们被推拱,每日偏离你的视线

江龙滩桥下

很多人

2017年2月22日19点的长青中街

光线黄了起来
估计不久以后
就会黑下来
一部分人沿着马路
朝不同方向行走
另一部分人
把灯拧亮又关上
反复不定
还有一部分人
不说话
用很短的时间
将所看到的再做一次

发 现

落 幕

我该有一把利斧——
献给生。让一棵树拥有真理和
风雨中的欢愉

我们都身披霞光

落 幕

更适合冥想

六月,一条河流更习惯于
安静的奔跑

我会离开帕斯卡尔^①的芦苇——

远山之黛。嶙峋,一尾鱼跃出沉默。我和众多的诗人
分道扬镳

我跳舞,吟咏。提着我的手稿
焚在素食者的夕阳里

潮

我仰慕这灿烂的星光,大地开始潮湿
杂谷脑河中的碎石顺流而下
它们坚硬。它们从破碎中顺从地饮下空旷
当我举起拳头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突现在凌晨
两岸的山峦倾向我,羞愧——
颤抖。坠落在幽黑的水面

幻

——致岚

废墟带来冬天的词
没有雪

你坐在阳光下
一个仓促的声音悬在接骨木上

两个世界分离

飞舞的尘埃,碰撞
进入水

我和我的植物

我愈发消瘦了
而我的植物在它的世界生长
是否有另一种说法
在我们之间
拥有彼此仰慕的部分
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头朝我走来
他叫罗伯特·勃莱
提着一盏灯像牵着明尼苏达的马
路过中国的小镇
现在
晨曦初露
我们都身披霞光

端午节

我一直在寻找另外一天

这是第几个年头?
我写诗,坐在石头上写

我喜欢一群乌鸦围在我身边
它们扇动翅膀
却不飞去

这让我每完成一首诗
都有失身的愉悦

生日书

我该有一把利斧——
献给生。让一棵树拥有真理和
风雨中的欢愉(去你的,可恶的修饰词),我想
我目睹了这一切

人们从地铁口有序地进出。人群中的
一只手
将我挡在微醺中

无话可说

——兼致扬尼斯·里索斯

楼道里的灯光亮了,人们从变形的影子里
往后退。穿过一面墙,蝙蝠也随之而来。
“我感觉在步入深渊”,有人叫喊
因为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然后是女人和孩子,她们的连衣裙看上去像浪花。
船只越来越远,“它们淹没了它”,蝙蝠悬停在空中
抓住桅杆的手,正慢慢地松开。

在大理石阶上漫步

——兼致伊利亚·卡明斯基

我们缓慢地行走,把大理石阶嵌入群山
而它们在此刻出现,
并掀开阳光的一角,像灰烬落在死寂的风上,

我们回到爬行的年代。
我们将手中的泥块掷向天空
它不下落。在一个盲人的视觉里,
草木茂盛。

仲夏的知了

——兼致德里克·沃尔科特

河流与我们,被我们遗弃了的船只正离开历史,
这是仲夏。知了在荫凉处玩火,
并推开靠近的行人。有人打开伞又合上,
似乎更愿意被日光照得灿烂无比^②,
我们不再哭泣。知了所等待的,
无非是一次短暂的谢幕
缝隙中,我们伸直身子扯下那暗哑的声音
我们淌下汗水,在街头陈年的石像下。

只显露我们的手

——兼致 W·S·默温

我们又一次在镜子里复活
只显露
我们的手

让月光照进来,找一张塌陷的婚床
肉体光洁
它等路过的天使散开长发
从我们的欢欣中穿过

注:

①布莱士·帕斯卡尔是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
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散文家。他说:“人是一
支有思想的芦苇”。

②“被日光照得灿烂无比”,沃尔科特诗歌
《名声》中的句子。

他 们

张征澜 陈遗志 谭鹏飞 刘德斌 李群芳 阳红光
肖有亮 李一红 李立屏 罗 睿 陈援华 吴志松

我有水做的名字

张征澜

在大风口

这是宇宙的大风,挟带
沙子、刀芒与瓦片
呼呼从身体吹过
我必须经受住大风的抽打
必须屹立,不倒

我站立的地方,埋藏黄金
和父亲的遗骨
这是神圣之地,一只蚂蚁
也不允许侵入
一只飞鸟,也拒绝光临

我肩负了守土的使命
我和野草一起生长并且永恒

谁在水雾深处唱歌

谁在冬天,打起春天的主意
想把石头风化为
泥土

谁想把沉睡地下的美人喊醒
许下前世亏欠的嫁妆
做她的养花人

谁在水雾深处唱歌
带来雨露和四季的花朵
容颜月亮般微凉

谁在原野垒起高台
引火烧身,喃喃低吟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流星追不上走失的往生
流萤燃尽了腹中的灯草

雨季的安慰

我有水做的名字
你喊我 就是喊水
会有沁凉的 湿漉漉的心情

别介意 这是神赐的福份
雨水一直在高过思想的云中飞扬
灌满了我所有的器皿和柔肠

有时也有忧伤 于是我在屋后
种下果树 打理果园
让多余的泪花开到树上

我终将在果园的茂盛中老去
等我捱到秋天 摘一枚果实
作为 对那个多雨时节的安慰

蒹 葭

想起你。你是一首诗



经典的诗,你每一个表情
都是极尽柔美的诗句

最疼的,是你笑弯的月亮
最伤的,是你淡淡吐纳的月白风清
最怨的,是你总隔着一个季节

时常误读了你。你不是一支梅
不是一竿竹。不是一棵松
你是白露岸边的公主蒹葭

莫要在寒凉中描摹梳妆了
你爱的人,不是今生能来的人
你嫁的人,就是前世葬你的人

星星在这里找到了夜晚

陈遗志

三联峒之夜

躺在竹椅上
融入晚风的线条
远处的山体是天空突兀的思想
三两声狗叫,穿越尘世
在龙脊峰的脊背上
沉淀下来

蝴蝶数过的九百九十九阶天梯
教会流水倾听大山的聲音
镂空的铁索桥,一步一步
雕刻蝉蜕的透明
冰泉峡谷里喷薄而出的气韵
激荡百里维山全部的意义

星星在这里找到了夜晚
我,在暗黑的嗅觉中
赤裸地交出自己

九龙坡诗行

一把锄头,扬起四季

夸张的弧度,以排比为修辞
兼顾递进的美

小道上,不经意按下的照片
惠风和畅,吻遍浪漫的曲线
留下思索在历史的田埂上盘桓

蜜蜂乱入眼底,带来
春天的讯息。告诉城里的人群
用心耕耘是大地的真谛

越爬越高。看不够的梯田
我一层一层的读你
想象你,缥缈下丰腴的胴体

檀山排滑翔基地

竹子是空的,檀山排也是
云雾琢磨的远方,低头是着陆场
蜿蜒的小路,飞扬的黄土、石子
将在此完成欢愉的一跃。起飞
再降落,绝不拒绝阳光,村落
纵横的稻田。在时间面前

万物皆美,尘世蹁跹
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把自己
变成鸟,融入山谷
然后在俯瞰的视角里
再活一次

风筝飘过孙水公园

没有一只鸟
但见斑斓的老虎
狡猾的狐狸
在高空沉浮

没有一片森林
承载石头和流水
骤降的苍鹰
薄如蝉翼

看那盛开的向日葵
疲于奔跑
在阳光下
酣然入睡

一个上午
我睁不开眼睛
盯着尘世忙活的蚂蚁
感动自己

约定桃花源

桃花谢幕。一些脚步未能赶上
最好的时间,奉嘎山里的紫云英
倒是待嫁的姑娘,娇滴滴地开着
路坡还有玉兰,诱人的紫荆
点缀天边故乡的云,河边搁浅的船
像是寂寞的水手,挽留每一个想过河的人
站在河岸上,看油菜花里的影子
把自己变成春天的布景
背后一杆闲钓,几个浮标

吸引了那个调皮的男孩,沿着
青石板边走,一颗石子扬起了
水面哗哗的水漂
早有约定:桃花初放的时候
我就来这里,如今花落花开
那些等我的花儿,一直在河边
那片还未开垦的地里
守住一栋栋板屋的生机
在三月,在乡间的下团村
一个人的思绪比桃花
开得更艳,比平静的河水
更加透明,但明天
我必须返程,因为那只搁浅的船
此刻,更需要一场雨
去淌过心灵的旱季
有点留恋。月明星稀的夜
一只单飞的鸟
轻松滑过耳际

三和农庄

草木摇晃,青山不老
河里的鱼群随季节枯涨
游在眼底的丝草,柔柔的
是风的天使。也许一个世纪之后
总有痴心的人路过此地
让白色的花,孤独的船尾
刻在纸上。如果再抛下一块石头
荡起天空,那压在水花里的故乡
又会去了何方。来往的人太多
有的赶来春潮,有的闲钓波涛
有的一去不返,有的干脆做了岸边的蒿草
只有那个负重的少年,竟然
带着石头奔跑。我也曾试想甩掉
所有的过往,与彼此相爱的人
携手讨论人生和大地的琴弦
最终没有成功的迹象。而画面的风
纸上的云动,清澈得像现实的梦一样

梨花含着口哨

谭鹏飞

诗人与湄江

像鱼的溯水
三个诗人
游到了湄江

大解瘦得真的像一条鱼
一到湄江
就在人群中泛出了水花

喜欢虚度时光的李元胜
有了挥霍的好去处
清风也不会说他的闲话

自称老兄的匡国泰
揽塞海湖照一下
见到自己的青年

如果来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
会一路行吟和高歌
他们用手机给山水定格,打码

悬崖是一道大餐
三个诗人似乎更爱享用
金黄的稻田,奇特的石头

像走进冲洗取相店
回程的路上,他们从诗里
取出了涟漪

塞海湖之夜

夜色从上游流来
把塞海湖注满

轻纱拉起帐篷
安置莽撞闯入者

月亮被劫
星星走失

湖边之人
身份无法被青山识别

突然就起歌了
刚入睡的塞海湖

翻个身
做起浪花的功课

夜游梅山大峡谷

半边月亮
为虚弱的光芒羞愧

虫声清凉
凝成草叶上的夜露

与河水往峡谷里走
把自己走得越来越虚无

尘嚣无法抵达的地方有灵
一个幻影从身边飘过

紫鹊界

需要一面山坡
存放八月的财富吗

如果你有一把雕刀
把山坡雕刻成田做的梯子

斗笠、月牙、衣带
是现成的音符

踏着山歌而来的女子
迈过田埂,就找到了秦人

只要口授密码

即可收割大地上的黄金

梨花含着口哨

梨花含着口哨
吹了一声

所有的方向
指向雪

一树繁花,只一枝
就拴住了游人

美好像青草
又长高了一寸

梨花的距离
是十分的白,二分的冷

胸怀火种

刘德斌

荷 塘

从春天开始
绿色占领这片水域
像蝌蚪密集游泳
整齐而严实地封锁
水的眼睛和毛孔
水平面上一片荒芜

一叶茅草先弹出来
弓着身子

像凝固的龙虾
舒展了懒腰
深喘了粗气说
啊,闷死我了!

勇敢的继承者
是光着身子
冲出来的
这一群初生牛犊
叶子还没长全
就迫不及待地想出头



慢慢地长高
慢慢地学会打伞
再以水的名义
呼吸阳光和空气
以水的名义
准备开花结莲

听过蛙的歌唱
这片慌乱的荷塘
内心有一种波澜
再不理睬那些
企图禁锢思想
和身躯的恍惚的绿藻

一朵荷花的自勉

做发光的自己
胸怀火种百枚

做飞翔的自己
不负翅膀十对

做积极向上的自己
我的动脉连着大地

做有内涵的自己
打开心结迎接风雨

为了
莲子的成熟

每一朵荷都努力着
跑完生命全程

荷

举起笔头

启发天问

把天赐雨水
玩弄成珍珠

佛珠长在内心
数把弯刀护卫

每把弯刀落下
都是渡己小舟

心胸有多大
舞台就多大

舞台再大
不见佛来

把手臂埋在泥里
生长更多的手臂

父亲的课堂

昼夜燃烧的烛火
雨水浇不灭的烛火
波涛般的烛火
举过头顶的烛火

从浊浑的泥里
拔地升起
冲天炮一般
不带一丝迟疑

在沧浪之水间
立一杆笛声
奏出绿色的 柔软的
胸怀坦荡

这哪里是一方荷塘
分明是父亲的课堂
父亲用直尺和圆规
画了道立体几何题

蜻蜓只能点点水
蛙声响亮作答
我呼唤父亲的时候
却只见向天的话筒

露珠压弯草叶

李群芳

多少事物只在暗夜生长

比如花苞,从不在白天突然开放
比如露珠,只在夜晚为草木缀满珍珠
比如春笋,一夜之间蹿上竹林
比如虫吟,繁星般
细脆而璀璨;比如夜行火车的汽笛
笋一样蹿上夜之森林;比如胡须
在早晨让先天刮净的脸原,荞麦青青
比如女儿,一觉醒来,身材如笋
面颜如花;比如失眠,一滴浓墨在净水里洇开
比如鼠声,花枝一样艳丽而饱满
比如《人鼠之间》,斯坦贝克的承诺、的孤独、的希望
花枝一样艳丽而饱满,又在一阵风中瞬间凋零
比如白天不方便读的书,灵魂从私屈底层
逸出,大雪纷纷,把枯枝压出一声“咔嚓”
寒气凛凛,冰把水缸撑裂;比如,让人深刻到
足以谈论人生的泪滴,露珠压弯草叶
幽泉渗出山崖;比如宇宙洪荒;比如人生百味
比如诗歌,呃,没有在暗夜里聆听过事物的生长
不足以写下诗篇

啜饮

桌子上,高脚玻璃杯

一杯开水
整个下午,我坐在桌前
端起来,慢慢啜饮
杯子最终空空如也

站起来,我这只大号的高脚玻璃杯
曾也是满满的一杯
被谁端起来,慢慢啜饮
最终也空空如也
如透明的记忆
掩入夕照的光辉

睡与醒

鸡早已睡了
牛也早已睡了
猪在饱食之后鼾声悠扬
我们弟兄三人挤在一床 鼻息匀称
狗趴在灶头 也睡了
墙角的鸣虫 也睡了
星星和月亮盖上了白云的棉被 也睡了
入村的小道 也睡了
道旁的椿树 也睡了
连椿树上的猫头鹰也要睡了



而我家五瓦的电灯泡 还醒着
柴火灶 还醒着
灶上的猪食炉杓^①还醒着
母亲剥猪草的嘤嘤声 还醒着
她手中纳千层底的苕麻绳 还醒着
手上的砖皴^②还醒着

多年以后的这个冬夜
想起母亲 我醒着

月光下磨刀的人

把月光磨亮
磨成冰

拇指肚的快感渐趋高潮
目光沉静。向山那边膘了一眼

整座森林
颤抖了一下

捡漏

衣着深灰的父亲
俯趴在屋顶
翻动瓦片

每年,总有一些时光碎裂
总有一些日子漏水
总有一些烦心的生活塞住瓦槽
需要父亲一一拾掇

有时,为了拾掇一个顽固
而隐秘的漏点
父亲长久地俯趴着
仿佛一片硕大的
灰瓦,仿佛“家”字的
宝盖儿

注:

①煮猪食用的大深底锅。

②手脚上皴裂出的血口子。

有望透明和发光的人

阳红光

无法描述的声音

冰层融化的声音,
桃花绽开的声音,
太阳发光的声音,
月亮升空的声音,
庄稼拔节的声音,
果实成熟的声音,

大雪急下的声音,
灵魂从肉体一跃而出的声音,
这些都是我无法描述的声音。
而两手空空的我,
全部的所有就是这些声音,
我理解这些声音,
它们虽不是使地球停止不动的声音,
却是使地球奔忙不息的声音。

灯 光

时间越久,灯光越亮,
整个书房亮堂堂的了。
阅读时,我没有觉察,
灯光正在缓缓渗入万物。
不知何时,我才发现
一个名词变成了一颗小星星。
我揉揉眼睛,又看见
一个动词变成了一颗小星星。
此刻,窗外的星星
正在朝房里的星星眨眼哩。
紧接着,目不暇接啊,
所有的文字都变成了小星星。
我忽然产生了写诗的冲动,
立即写下:挑灯夜读的人啊,
你们都是有望透明和发光的人。

月 亮

穿过荒原和四月,
月亮走进我的书房。
我放下书和笔,
起身打量它。
哦,没错,它就是我一直以来,
心生向往和宁静的月亮。
它发出淡淡的银光,
覆盖我褪到体外的身影。
它的身体徐徐展开,
露出一望无际的草地。
它左手牵着黄河,
右手牵着长江。
我竖起耳朵,

谛听它无言的天籁。
它要闪电闪进我的额头,
匿居在我的大脑深处。
它要布满红狐狸迹的雪地成倍增长,
构成我无限生长的领地。
它要息怒的大海卧到我的脚边,
所有的散沙都向我有序靠拢。
从此,我和月亮一起生活,
月光慢慢融入我的体内,
我逐渐透明,发着微光,
大地上的事物也都发着微光。

白 云

一朵白云款款而出。
又一朵白云款款而出。
一朵又一朵白云,
款款而出。
天空迅速往后退,
迅速亮了起来。
我认识这些白云:我母亲说过,
我出生时头顶缭绕着一团白云,
闪烁着白光……
是啊,它们多么相似。
这些白云正是那团白云的子孙,
隐居在天空的深处,
从没被人看见过。
白云们没看见我在仰望,
悠闲地从我头顶飘过,
没留下任何痕迹。
我身负使命,
不能停留,不能停留,
迅速低下头,继续赶路。

桃花的消息

肖有亮

雪落窗前

雪落窗前,向里窥视
里面比外面冷得多。无声。寂

陷落一场悒郁之梦,阳光落在
结冰的湖底

雪落窗前,落你眼底,应该走了很远的路
应该是来告诉你:桃花的消息

冰雪之诗

先是唰唰唰的响声,一阵接一阵
然后寂静

我知道梦也开始变白
白过母亲的头发。清早起来
昨晚的变故仍在继续,寂静继续
白落在白之上,寂静覆盖着寂静

母亲要去教堂,却被冰雪阻挡

上帝永远不会缺席。母亲在炉前祷告
我在寂静中读诗。窗外之白
埋葬大地的忧伤

清明还乡

到处都是绿,有白色山花。几十年的
光阴,父亲安睡于黑暗

执意还乡的母亲,八十岁的目光却翻越不动
一道山梁。八间房土砖老屋,以破败
迎接了她的踉跄

春风清明,阳光清明,祭奠清明。
一滴鸟鸣的清脆,打湿了母亲屋檐下的眺望

大伯村的春天

大伯村的春天,野樱花是一张名片
一树一树,或嫩白,或粉红,点缀山野
邀八方来客

迎宾村姑,长辫蓝襟,情歌野野
是大伯村的另一道风景。一张张红朴脸蛋
就是一颗颗成熟的樱桃

从山外来到大伯村,爬山,赏花,拍照
喝擂茶,呷水膀,听山歌。
感受不一样的春天,还会沾染一身
拍不掉的,梅山古韵

大乘山

李一红

一池碧水也能隔断心与心的牵挂

风景中的每一处小塘都叫做碧湖
某某湖比某某池塘更吸引人的眼球
唯有我无论取个什么名字
也带不来小鲜肉那么多让羡慕的目光
把溪流的某一段隔离起来
拖延一下清清碧水流向大海的时光
酝酿出一个如镜的水面
倒映着附近的山峦树木花草
让蜻蜓体会飞越沧海的感受
从此岸到彼岸
偶然的一池清水
也会隔断心与心的牵挂
唯有大乘山的太阳与月亮是洒脱的
在湖面能自由行走
离自己的远的灵魂
才有让人敬仰的空间

我害怕孤独的存在

竹林住在大乘山的脊背上
秋天的红叶
隐藏不了竹子内心的空虚
一条从山上悠闲滑行的小溪
诉说着森林的凉意
渴望着大海的深情拥抱
路上有绿色身躯的小蛇
还在回味着夏日的慵懒

野菊花在适合自己生长的悬崖上
嘲笑着秋风的冷漠
寺庙的钟声敲碎了
由宁静组成的墙壁
我站在观音殿边的亭子里
面临二条路的选择
一条路可以去沐浴蓝天下的阳光
享受着一个人孤独的灵魂
一条路可以陪朋友在笑语中
回归爬山的起点
我害怕孤独的存在
选择了回归起点
或许我内心的深处
虽然有着自由的呼唤
但在某一段时光
随波逐流才是生活中流动的溪水

疲倦的身躯会越来越沉重

今天大乘山的天空是一块蓝色帷幕
从天空中瞩望爬山的人如同蚂蚁
在用脚步叩问山的体温
一步一步的向上挪移着
唯有笑语在与山自由交流
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载体
人生如蚁都在负重前行
有的人爬上了山顶
有的人爬上了山腰
有的人爬上了山脚

谁也不能留住今天的时光
山顶的人山腰的人山脚的人
都会返回到起点
回味会让每个人产生
大乘山不同的轮廓
疲倦的身躯在红尘中越来越沉重
唯有诗意的惆怅会越来越空灵

淡月清风才能读懂一座山的秘密

寺庙中的菩萨经过了多少人的心思
才组装成现在的模样
雕刻的人在菩萨未成形前

可以肆无忌惮地改变菩萨模块
当雕塑形成了菩萨
把菩萨摆上了适当的位置
跪下朝拜是每个进寺庙人的必修课
包括那些雕塑的人们
越来越久远的寺庙
才有厚重的味道
每一座寺庙的闻名
离不开一颗颗虔诚的心
这次我没有走进寺庙
在庙边的凉亭上听风的诉说
每一缕风的诉说都有佛的了禅意
或许唯有淡月清风
才能读懂一座山的秘密

青山的缝里,流出蜜意

李立屏

青 山

有人怀念扬州,有人怀念烟花
我怀念三月,善从枝头生

我佛慈悲,请宽宥我
宽宥这个季节
我会不由自主心生莲花,口吐菩提
门插艾蒿,菖蒲清香如故
也请加持我,加持我双手合十
秋叶即可轮回
夏虫语冰,蚂蚱有四季
草木不零落,美人不迟暮
村庄不断炊烟
青山的缝里

流出蜜意

夏天在江边长芦苇

我一定还会和你相见
春天已上好底色
蒲公英长出新的羽毛
那些杨絮,柳絮
起飞得都有些轻率
巨大的雷声,从山岗上滚过
所到之处,花草树木都俯首帖耳
一个个从小失聪
听不到翠鸟说情话
心无旁骛长身体

我守着通惠河,等船从江南来
夏天在江边长芦苇
它长得密不透风
一定也有隐情

夏 日

阳光从叶尖上,一滴一滴滴下来
北京的树木和树木之间,街头巷尾
都在流传着爱意

我亲爱的,和我不亲爱的
她们都带上了银耳坠
脸上闪烁着水银的光芒

洞庭八百里

长江一夜,留下八百里洞庭
这一连连烟波
常常要靠半披蓑衣,一顶斗笠,满湖柳叶
来摆渡

扰乱柳影的是那些起飞的白鹭
鱼都很安静
它们在湖底相亲相爱,吃斋念佛
水草是它们唯一的素食
菱,结出角
野藕们互生情愫
长出许多心眼

夏 虫

冬天长什么样,冰什么样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只喜欢春天,喜欢夏天
钟情各种叶,熟悉它们从出生
到老去的全过程
了解每一条叶脉的走向
就像自己的百足,千足,千千足

我要找一片长得像人类心脏的叶子
在它身上
咬出一个个心形的洞

白云无人认领

罗 睿

农 事

雨水滚动在春天的睫毛上
鸟儿的鸣唱兴奋而潮湿
花朵和草叶吐露着日子的新意
早起的雷声,叫醒了生锈的犁耙

小路柔软,从家的方向
蜿蜒。每一条
都通向希望的田野

泥土翻动着久蕴的芬芳
为生活的甜蜜点开伏笔



耕作的过程,就是
给幸福铺上地毯
最美的景色
必然绿油油地牵手走来

母亲的月光

玉米棒脱下最后一粒牙齿
随母亲去了柴房

我往童年的灶膛里添加柴火
烹煮着九月九的香醇

母亲和我一起登高
越过菜园子越过承包地越过月光的栅栏

那时的母亲头发比黑夜更亮
买不起洗发水的母亲用月光梳洗

洗着洗着她的头顶堆满了月光
即使不点灯我也能看到月亮晃动

每年的重阳节我们依然去登高
只是我再也越不过母亲的月光

炊烟尽处

草色逐步围剿。庄稼们渐渐后退
包围圈越缩越小

以农业命名的农村徒有虚名

青壮农民打上农民工的标签
在大小城市里张贴

传承的庄稼把式没人继承
一垄一垄的稻田被寂寞覆盖

泥泞路上不见了牧歌唱晚
飘荡的白云无人认领

炊烟像记忆中的诱饵
垂钓着新一代乡愁

湄江

三点水晕开,你的
眉心就荡漾
湄江水暖,春色
先近了几分

你情绪的涟漪处有多少燕子点过水
你应该记不清了
也无从记起,你
安放在码头上的水
洗白了多少浣衣女的脚踝

湄江的水,一半管束,一半自由
成就了湄江通透的内心
像一座钟里指针的流淌
不同的是,湄江的流淌不为铭记
也不为提醒
只是用自己洁净之心
洗涤尘世的污秽

抚摸煤炭

陈援华

临风的矿工

把一身的疲劳
让风吹去
他站在工业区的广场上
将目光抛向初冬温馨的太阳
站成一座浓黑的雕塑
漫过原野的轻风
仿佛是他的思绪在流动
咸酸的汗滴
在他开阔的心海里
沉淀成金
一切名利都使遗忘
最惬意的 是
融入大自然的一瞬
他仰了仰头
黝黑的班衣服
轻轻抖动
荡来荡去的风
把他一身的煤灰 吹落成
天空的哪一朵云
太阳 正温情脉脉地望着
这兀立的身影
把它当成了
云空下一只凝止临风的鹰

出煤时刻

胼手胝足的矿工
敲醒土地的沉梦
每一个铿锵的音符
响彻历史沉积的厚重时空
长眠的煤炭
以奔涌的方式
向涅槃的归宿
飞溅
一路激情

在土地的怀里
矿工读懂了煤炭的冲动
煤炭读懂了矿工的艰辛
仰视被黑色同化的脸孔
这些煤炭
如列队接受检阅的士兵
从一双双欣赏的目光里流过
黑色浑朴的躯体
长满明亮的眼睛
闪烁永久的感动

出煤的时刻
煤炭的身价



从冥顽的砂岩中脱颖
矿工挥一挥手
枝蔓丛生的巷道
遍地流金

深层耕耘

弯腰的农夫 躬耕的蚯蚓
谁的艰辛
覆盖了无边的荒芜和
大地旷古的贫穷
而谁的犁耙 耕种阳光
把历史的深巷
璀璨照明
谁的力量
可以把八百米厚土拱动
谁的神奇 能够
将纪元前的历史
与现代沟通
谁的智慧
把黑暗和阳光衔接
——只有矿工
把一部生活的典籍
读得如此深刻
让石化的历史
变得无比生动
在不毛之地上
耕种火
耕种光
耕种热
耕种力
蓝天白云下
长出挺拔的丛林
纵横交错的枝蔓

牵进千家万户
一串串透明的果子
喂养人类
喝盼千年的好梦

抚摸煤炭

用多少次切肤的痛
和煤炭定情
于忙碌的间隙 总喜欢
触摸这黝黑的晶体
抓一把 玩味于掌心

抚摸煤炭
感受某种情感的交融
人与煤 相互谛听
默响的心音
煤 听懂了燃烧的主题
人 听懂了地深处的
风吹草动

燥 湿 冷 暖
煤炭板结的面孔
有着丰富的表情
懂得看煤炭的脸色做事
多一种睿智和从容
积水 瓦斯 正常 反常
全显露于 这
亲切的一握之中

抚摸煤炭
让地深处的光芒
平静地闪烁在
矿工的掌心

风这个东西

吴志松

风乍起

我在风中的样子,越来越像一声闷雷
越来越像一滴雨水
容得下一声闷雷的沉重
容得下一滴雨水的悲伤

我是不是你身体中的一粒尘埃?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的孤独
就是我的孤独。尘埃一样抵达
尘埃一样疼痛

闷雷一样真实,不能带走
雨水一样存在,无法归还

与蝉无关

形而上的风,形而下的雨
与蝉无关
有关的是:风和雨的交战
胜算有几成?

谁的手,可以拨开云雾?

不是蝉鸣。更不是蝴蝶的尖叫

蝴蝶喜欢关心,花朵会被吹成什么形状
花朵枝间的那枚弯月,在中秋到来之前
能储蓄下多少圆……

夫子庙的风声

檐之下,庙堂与弄堂
仅隔一堵墙

像是阻挡秦淮河的潮汐
因为针尖,时常把生活洞穿

即使阳光来,风也尾随其后
像我一生的影子

身不由己

故乡的炊烟

她的表情宁静,看不出
刚刚的挥手是一次小小的告别

还是委屈。风把那片宁静
一次又一次刷新



身前是一堵墙,身后是一个拐角
我无法判断,她会向哪个方向消失

我唯有站着不动,等着她
把我认领

我也无法判断她的年龄
就如我不能断定这个微风吹拂的

午后,面目全非的故乡
会给我带来什么

对这个风中站立的母亲,我突然
非常担心。风紧的时候

她前倾的身体,像要跌倒
或是,顺着风吹的方向摇晃

她

她是春天的一枝杨柳
她是一只柔若无骨的兽
她是忽明忽暗的水温和喘息

她是一条冬眠的蛇
她在我指尖颤栗
她是我抱住了就放不下的一生

多年来,我看风吹风
看雨降雨
看阴柔的山,沿着一座座河流远去

风这个东西

有人说,它能将一棵老树连根拔起
也能使一座房屋瞬间崩塌

像我这样的胖子,就像轻轻
拎着的纸糊风筝
要飞就飞,要沉就沉
我不信。但我确实看到窗外的泥沙
旧事,和落叶、雨滴、悲伤挤在一起
悬而未决。迎风跑来的你,满头大汗
顺风遁去的你
一眨眼,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落叶

夕光中,落叶被我踩在脚下
平静的样子
像是读懂了生活

倘若某一日,我也被踩成泥土
不反抗,不争辩,不与人为敌
那也是秋风教会的

风真不是东西

风乍起,滑过树梢、炊烟
滑过一座座阴柔的山
滑过一个人无依的目光

窗外:泥沙、落叶、雨滴、旧事、悲伤
滑过瓶颈,仍挤在一起
这时间的锥体,像一只倒扣的碗

无依之人于是净身、焚香
试图赞美,试图从风的漩涡之中
做出拯救。并借此说出比喻

但风还在树梢,滑过炊烟
滑过一座座阴柔的山和一个人无依的目光
但还有朝花未拾,还有尘未归于尘

她们

刘晓燕 小 狐 梨汁汁 赵颖艳 莫 莫 王牧云
吴 敏 王 蕾 敏 庐 夏 雪 小 布 若 尘

花朵开在激流上

刘晓燕

药王庙

我们到达时,天色渐晚。
山脚下的药王溪,
从离神更近的高处奔突而下,
汇入红尘的汪洋中。

它没有加深我体内的暮色。
只带着挣脱上帝之手的顽劣,
在低处风生和水起,在低处
涤荡淤泥,杂草和乱石堆……

它弃绝名利。权势。厚禄。
弃绝蝴蝶斑斓光鲜的外衣。
在这果实累结也遍生荆棘的大地,
它在碎小的水花里,找到自己的归途。

多年来那些我鼻孔里的灰,
吃进胃里的毒,扎进肉里的刺
以及吸入肺里的冷空气,
被决绝的水流声,一点一点地清空。

河水

它对应的是,比它更辽阔的生命。
在一场默契的汇聚里,
所有的花朵都开在激流上。

它拒绝铁锈和垂直的暴力,
众生留给它倒影。它在匍匐的
低处概括着世人的一生。
那些爱过它的人,早已不在人世;
那些恨过它的人,也曾
从抽刀斩断它的流淌。
它浇灌的草木,依然披挂着
昨夜的星辰……我听见体内的河水,
有高处的喧响,更有低处的沉寂。

孤独之美

晚年的托尔斯泰
喜欢把灵魂藏在日记里
孤独的时候,就找它倾诉
而我确信一首诗里
一定也有揭去遮羞布的灵魂

就像我确信,孤独之美
胜过周围很多事物
那些为刀,为雪所伤的皮肉
在伤口的痛处,要么结痂
要么也“长出新的翅膀”

生活是左岸
我受到的教育是右岸
一条破绽百出的河流

总是左冲右突
我对灵魂所倾吐的一切
全在一首诗的留白处

石头应该说话

石头应该说话,我应该沉默。
池塘里的水,应该和
结满鸟鸣的枝头一起喧哗。
我应该坐在春天的尾巴上,写一首诗。

草木之心,有不可言说的悲喜。
远山的寂静呼应我心,我应该
赶走,那条盘踞心口的蛇,
直到它成为虚设的投影;也
应该将豢养多年的麋鹿放出来,
让它依然拥有欢蹦的四蹄。

当一阵风吹来,翻过一只花丛间的
白蝴蝶。这没有多余的歧义。

只有树叶摇动树叶的声响。
石头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沉默。

醒 来

金属的光,落在海绵上,
它的声音被时间切断。
这是边界,是分水岭。缎面
在弱水里延绵起伏。
那些席卷而去的,
都一一在灯盏里熄灭。
当我醒来,六点一十的时针,
从虚无指向真实,从
高处的花瓣指向低处的泥土,
从我的来,指向我的去。
沉默到开口,我还有一小段
自由可供自己消遣。
像一小片,我
曾深陷过的阴影。

星星与贝壳之间

小 狐

他们曾经年少

春日的午后,平静的居室。
阳光在你眉毛和眼睛之间
轻轻移动。嘴唇温柔地静默。
额头的花瓣是英子和她爱情的见证。

相亲相爱,一往情深,
从最初的注视开始。

在爱情中沦丧的只有无知和虚伪。

爱着,以水晶的肢体星星的心愿,
爱着,以流淌的水波深沉的山脉。
两张纯洁的手掌重叠在一起,在故乡天空下。

他们曾经年少,如今是否长大?
坐车远游,直至旅途终点,
在空气的呼吸中相爱,

树叶不住颤抖，麦地一望无际……

我昏眩于这些阳光

我昏眩于这些阳光，
它使窗外闪过的脸庞真实，且
意味深长。一切都柔和、安静
如童年的梦。归鸟发出谜一般的
声音，再生的花草继续诉说
失传的故事。

我昏眩于这些阳光，
路途纵横交错，通向群山、田野、
河流与房屋。行走的是劳作的人们、
抱孩子的母亲、摇着尾巴的狗，
像飘浮的炊烟或云朵，
在阳光下走进时间的阴影。

我昏眩于这些阳光，
它散发着亲切的气味和温暖。
在家乡，从远方的旅途归来。
阳光照到心里，又一个新的开端，
和希望一再来临，是我们的繁荣。

踏上归程

请不要化作星星，或者贝壳。
爱情回到心里，仿佛春回大地。
尘封的门和幻境纷纷敞开。

鸟儿们飞来飞去，在绿荫里
筑巢。成双成对的爱就是这样吗？
这样平安，这样意味深长，

好像草地上自由自在的花朵。

大家都赞美春天。那想要移居的
上了路，以逝去的时间的大海为背景。
你还在星星与贝壳之间，满目落英，
暗示大地曾经的疯狂与荒凉。

我们都喜欢藏在巢里的
鸟儿们。当又一个黄昏降临海边，
请离开那些缥缈的词语，踏上归程。

深山之夜

现在我怀念写作，这儿是
深山之夜。深沉悲哀的
情诗已经留给那些逝去的情人。
从今以后我要写最轻松、最温柔的
情诗。虽然，爱是不容易的。

为了正在相爱的人们，大自然
才展现它的美妙。那些群山、
那些岩石、那些流水，那些
比短暂缥缈的人生更长久、
更真实的东西，都过去了，
连同时间，也可能包括爱情，
以及种种回忆。今夜，我们劫后余生，
许多年以后，我们再次坐在古老的屋檐下，
相对无言——熟悉彼此的每一次沧桑。
从旅途终点回到起点。

两双无辜的手掌叠在一起，一切
都已经和解。我们心平气和，
渐渐消融在黑暗中……

春天是洗过的

梨汁汁

我们站在七楼的上面

下雨了。你说:没有
我又看了看
地面。好像
下雨的颜色
当然是浅的。天空和
阴。蔽的室内
也在
下雨的颜色。你继续
在客厅
练习长笛。我在厨房的窗前
又。
看。看窗外。
时间:12:43
我们站在七楼的上面

某个瞬间

这就像
停下来的
一个。拐弯的地方
在突然下落的雨
空气
街道和
灰尘的味道
她
找的
路边的一处台阶。你们
一起

坐下来的

比如出现

比如初。现
(其实那是冬天)
外面的路是湿(润)的
感觉那是春天的心情
早春。
春天是洗过的
干净的感觉
她也刚洗完澡,带着她的
呼吸。身体的热气
从那里出来

如果,雪

夜很静。(感觉
室内。外的
外面。小雨)
安静的张着眼睛的
一匹马
(干净的)
我不是马
把自己弄到。暖和的
明日大雪节气
(想起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泡一壶茶

举起杯子——
(洁白的杯子)
又觉得。安静的
一个人。没有声响
一个人如果
连同着的
安静的杯子。挺好的

火。火柴

火。火柴
真诚相伴。与您同心
真诚是一回事。相伴是
另一回事

我说的是
火。潘多拉的
盒子里
妖娆。吹过来的
风的。妖娆。落到具体的
一件。摇曳的
身体。表面的红色
衣服
谁见的。见过谁
静的。与骚。乱
在夜晚
而在。另一个人的心里：
我要派送出去的
另外。一个人

蝉言微语

赵颖艳

一

泥土深处的蛰伏
三两年,还是十几年
一生的等待
一季的欢鸣
将一个单音节
唱到高潮迭起

二

密密匝匝的蝉声
谁记得

第一声蝉鸣的开始
最后一声蝉鸣的落幕
就像人潮人海中
你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你

三

夏生秋亡 餐风饮露
薄如蝉翼的心愿
声嘶力竭的呐喊
大树在西风中沉默
很多时候

一只寒蝉鸣个痛快
我们集体失语

四

居高声远吗

这高枝上的歌者
善于金蝉脱壳
而我踉踉跄跄
低到尘埃
你总是说“知了”
而我茫然无知

我们摘下彼此的面具

莫 莫

青年饭店

拐过解放路口,就到了
阳光似乎是从对面的钟楼反射过来
又或是涉河而来
打在老洋楼上,温润,潮湿
窗幔重重,半垂
如婉约的民国女子
窗外的东方华尔街树影婆娑
不同于刚去过的意大利风情街的热闹
有种茂盛的清凉
有一阵,我们都没有说话
白瓷盘里的秋葵打开着
延伸向窗外,成为翠绿的一部分

却有芦花更白处
这是一个薄雾的下午
我们雀跃,拍照
俯身亲近大地
仰脸静听苇语
我们坐下来,不说话
身后的芦苇侧身让开
也不说话
听凭一朵苇花大小的鸟鸣落在我们中间
天渐渐暗了
有风吹过,芦花漫舞
低低地,她一仰脸便亲吻了一朵花
像去年,他的吻也是这般
轻

苇 语

并无长篙
亦无青草可漫溯
这似乎无穷的芦林

大 风

首先是爱上你的诗
然后爱上你
你的诗像大风



像躲不了的爱情
大风来时
我的花裙子吹得鼓鼓的
可以隐瞒想你的心跳

棉花糖

舷窗外
机翼下的天空
全是棉花糖
这如何是好
这么多
多到令人忧伤

第三条路

去你那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水路

一条是公路
走水路,买不起船票
走公路,汽车抛锚了
可是,亲爱的
我可以飞着去
当你说:我想你了

要有光

于是,看到了你
冲我笑了笑,抽着烟

点点烟火,烟火点点
像远天的星星和,眼睛

火挨着火,星星挨着星星
真好,我们摘下了彼此的面具

脸挨着脸,在最黑的夜晚

在季节的天空中耳语

王牧云

江南雪

等你
在今夜
等你
在江南

江南灯火处
漫天是你

渡桥边
柳梢头
山林里

抑或青灰的檐上
都是你

一片琉璃飞舞
千万片琉璃飞舞
舞动的音符
舞动在诗人心里

今夜的江南
有韵的江南
谁是那个
手执红梅的新郎？

老樟树

你把收藏数百年的秘密
深埋在地底
然后长成透明的叶子
一片树叶就是一个故事

叶子来了又去
这天空戏剧的脸孔
一会晴 一会雨
一会温暖和煦
一会寒风凛凛

还好你的心是完整的
你心跳的频率
白云听见
大雁听见
他们在季节的天空中耳语

山 泉

白色的血液
在大山身体里游走

淙淙的韵律
是你谱写的诗句

蘸血
写诗

旅人已疲惫
这大山的孩子
你生锈的脚印凌乱了夜空

捧一把山泉给你 旅人
一把喑哑的音符
像无数喑哑的昨天
在你指尖流失

你收藏的红叶
是我前世送给你的信物

石 林

站立 在夕阳的余晖里
在溶溶的月色中
在时明时灭的星光下
与时间谈论永恒
大地永恒的骸骨
磕痛云的脚步
风的灵魂

站立 成箭的姿势
一支折断羽翼的箭
一支 破碎的惊叹
破碎在天地之间

等待 已经太久
二十万年深情的等待
让一颗心
在等待中老去



孤独
是我今天送给你的名字

旷野中的篝火

踩着山峦间最后一抹微阳
翩翩 我向你
雁声零落
秋月初起

黑夜中的旷野
如一缕恬静的水墨
媚惑着数支手臂

举杯邀月
长袖轻扬的妹妹
仿佛花朵
在月色里开成惊涛
骇浪

烈火燃烧
一千朵烈焰
照亮今夜的无眠

无眠的不是我 还有
宋时杨柳
唐时美酒
点缀你墨的传奇

偏向南山行

吴 敏

青海之行

一群疲倦的旅人
路过荒凉与苍翠
磅礴与秀美
在丹山碧水
草原荒漠中放足
因为贪念
在黑马河看日出
在坎布拉和茶卡等陌生的地名里
还湖光更多绚丽
抵达柴达木盆地边缘

我没有到达更远的地方
一个叫海子的诗人
在德令哈,还戈壁以空寂

我爱草原静谧的牛羊
也爱戈壁的沙棘
在荒漠中
退回最初的沉寂

在青藏高原
我宁愿做一匹马
与另一匹马对视,相依为命

三月,思无邪

你一说油菜花
我的心就远了

对三月的赞美
从一朵桃花开始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请准备好言辞
对三月说出桃红柳绿
说出梨花一枝春带雨

远离闲愁
不问烟柳肠断处
不说天涯芳草无归路

火车上的意识流

我捧着一本诗集,在火车上
为一句诗流连
欢喜地,看着同行人在吃泡面
内心闪过“人生与意义”
k478,福州——贵阳
从东至西
我们是福建人,江西人,湖南人,贵州人
人生、意义以及诗歌,无需思索
都是意识流

此刻,众生平等

别审视自己
在旅途中

为一句诗流连
“整个春天,我试着去爱”

在南山想象南山

南山雾雨
十一月的枫树已藏不住一只鸟
所有的草地都在褪色
所有的牛儿沉默不语
把光秃的枫树当作深秋的倔强
在南山想象南山
记住每一棵树用力拥抱天空的样子
和每一根树枝伸展的方向
这是雾中唯一的风景
大地渴望天空的姿态
所有的拥抱和离去的鸟儿
有着同样的理由

前行

乐坪大道
梧桐绿得透亮

曾
一面仰望
一面驻足

这些年
放逐闲愁
停止对一株蔷薇花的审视

若 撞见一只蜗牛
也会心道声:“你好!”

玫瑰色的丝绒

王 蕾

雨水光着脚

雨水光着脚
把一支舞装进囚服
刺穿灰色的正羽、绒羽、纤羽
以及隐藏其下的真相
一只鸟儿
它总在行走时上升，上升到
暗黑的云层，又在飞翔时摔跤
如一头大象撞上了玻璃
后来，它坐上了命运精心设计的轮椅

——这是你说过的，关于一只
坐在轮椅上的鸟
那时月亮正经过我们的脸庞
“森林里有什么？”
我们开始讨论关于玫瑰和野兽的事情，
屋顶上的雪花轻如羽毛
你用手机里的光，点燃了星星

2019年5月7日23点26分
夏天从隔壁房间发出阵阵呻吟
而我打量着这座城市
如鸟儿坐在轮椅上，打量天空

你是真实，无可置疑

春天的雨水将身体点燃
长街，迢尘，灰色的灯，遥远
而狭窄的问候，生活羞于启齿
——那些陷落的大地曾装盛过星星

听，樱花的花时将尽
而我抵达了所有幻想的边界

今夜，地面陷落，像突然收回的目光
人类在暧昧不明的语言里打捞生活
而你眼眸所向，如锋利的花瓣
你是真实，无可置疑

我的血液如葡萄酒
芬芳鲜烈
注定要被装盛进某个容器
那容器透明又安静
如八千米之下，深海的荒芜

星星开放在浮莲深处

夜的形状即将落定
一幅画静静晾干
紧紧捆绑，镶牢，再用铁钉穿过远处的墙
展示某个世界被抽取的维度

掠过湖面的昆虫，沉默的追光者
灰色鳞翅张嘴欲裂
穿过铺满落花、蜉蝣、水蜘蛛
以及膻腥味的虚空

那火焰无法清洗的眼睑
玫瑰色的丝绒
擦拭着思念的容器
星星开放在浮莲深处

她正在慢慢缩小

敏 庐

姐 姐

姐姐
苦菜花一样的姐姐
沉默胆小的姐姐
在南方电子厂
流水生产线上
螺丝钉一样的姐姐
栖息在十平米出租屋内的姐姐
她们都是你
我也是你
在外乡的天空下
我们像雾水一样迷离
小心地试图用阳光晾晒着日子

母 亲

这个用一生缓缓爱我的女人
皱纹早已爬满了脸庞
头痛、失眠、关节炎
陪伴着余生
她鲜少在电话中陈述病痛
“一切都好!在外照顾好自己”
是她常常说给子女的话
我的母亲,她正在慢慢缩小
多像田野里那只噤声的鸟雀
小心地走在秋色里

涟 漪

好久了
我还会想起那个夜晚
你坐在溪水边
那么小声
像星星,落入水中
我望着你
背后闪烁的夜空
你说,夏天来了吧
清风吹来了吧
我心中,一下子
荡开了
小小的涟漪

给未来

就送到这里吧
天下
无不散之宴席

未来,我在我的南园
建下小院落
种下春风,流水,草地
我只是个小妇人
在余生
散发着温暖的光

透明无法修饰

夏 雪

去可止亭

停不下脚步。他走在我前面
我想跟上,像和他一样
留个好看的背影

有湖水蓝,有泉眼涌
湖身生满水藻,生满了绿
沙石在水底缄默不语
对岸有人,在放生鱼虾
我就是那个腰身弯下的人
愿在水波里放下余生

观音坐在殿里,僧人诵经
众人朝拜。怀着敬畏之心
钟声响起,
在功德箱前
投下厚厚的纸币,
和我止而不止的心思

玻 璃

抱了抱,不敢放下。我掂量着
这是一块玻璃的重量,也是你的重量

透明,无法修饰。如你光着的身子
脊梁真实,色斑真实
我们热爱彼此,似一块玻璃挨着另一块玻璃
再点根烟,风就要来了

风里有赞美、有嘲弄,有打滑的小杂碎

起先,你只是习以为常地懵懂
直到风真的再一次临近
你才惊恐万分地问
如果一直不松手,你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取 蜜

再翻一个山头,看见湖
越过另一个山头,再走一段路

丛林密布的荆棘和花朵,有许多
是我从未见过的。灌木遮掩着花容
我想知道它们的名字,我们能够彼此相遇

一群工蜂比我更早过来,它扇动着翅膀
弄得草叶沙沙作响,连我的头发也跟着乱了
它起飞的样子,如舞蹈般好看

似乎,这是一场虫子与人类的较量
远远地,我们去寻找、修行
反反复复,不矜不躁

所有的努力,如同取蜜的过程
卑微着,获到赞叹
那些拥挤的困难,变得
娇小而隐秘

该怎样保持酒红的色彩

小 布

一半飞扬,一半沉寂

天空是自由的,
因为坦荡。
所有星球有规矩地自由旋转,
风,自由地捉弄着单纯的云。
仰望天空,
一半飞扬。

我们,是站在原地的,
因为禁锢。
有很多墙上长满了疮痍,
墙内的机器生着锈,等一个
也许不可能再来到的热情,
我们无声,
一半沉寂。

他不曾归来

青草绿了,花儿开了,
他还在沉睡。等我
顺着时光来,
等我越过清冷,
把一颗心系在树枝上。

我思念的人,
还在沉睡。

青草再绿,花儿再笑,
也不曾归来。树下路过的人,
目光一寸寸高过春天。

补 偿

曾经日日的苍茫,
总有一个春天来补偿,
只要在来临之前,
枝头,能原谅枯叶的流浪,
荒草,仍愿意疯长。

湄江情话

后来我们都忘了
去往观音崖的山路上
曾说过怎样的情话

湄江水从某个奇怪的地方
暗涌开来,像当时我们脸颊的绯红
一圈又一圈散漾

后来我们都忘了
一生该怎样保持酒红的色彩
沉入湖底的热爱,已找不到答案

浪花的呼吸

若 尘

塞海湖

群山,撩动湖面
倒影,在水中颤抖

湖水飞翔
一片白云,找到归宿

我闯进塞海湖
像一位不速之客

直到醉酒的夜,托起
一个觉醒的人

遇 见

夜已沉睡
可诗歌醒着。窗帘和风
谁是月亮的同谋?

街灯在询问
星子在作答:应是湄江的风滑过
或是湄江的云拂过

缤纷的耳语
似榴火燃烧;初见的喜悦
如蔷薇浅笑

一场花事
在五月的夜空
待放

落笔为念

该是金色麦田里抽出的穗子
顶端,还坠着干净的星光

亦或是山楂树挂满的红果
根蒂,仍裹着一层月华

我站在时间的旷野
想象自己是一尾银色的鱼

游弋在大海深处
漫过每一朵浪花的呼吸

仿佛笔在信笺上撒欢
墨滴,不小心泄露秘密

日月轮回,我用一字一顿
郑重,落笔为念

鸟 鸣

风,将我送上塔顶
眼底松涛,荡开涟漪
开遍了林荫小径

连大胆的山花,都关闭了
倾听的耳朵。半山腰横出的旧宅
隐藏起江南的心跳

淡去的光阴里
流水的故事,长过鸟鸣

星 空

亮 毛 袁育文 更 夫 胡建文 绿 萝 谢凌鸿
北 吹 了 野 龙项滔 寒 桼 张耀辉 李国毅
夜 雪 夏志红 黄 斌 邓 玲 周 佳



托一朵吉祥的云

亮 毛

老 街

孩子很乖地坐在小凳上
把头埋在历史故事里
书中的人物很遥远
只有小狗生动地走来
在雨后的青石街上
留下长幅行草

母亲河

一声悠扬的资江号子
把乡音拉得很近
天空是蓝的
母亲的腰带是蓝的
童年的梦是湛蓝湛蓝的

风雨桥

阿莲提着竹篮走来
棒槌把月色
捣得皎洁
给岸边的景物穿上银纱
老爹牵着水牛走来
清晨打捞岁月的沉船

奉家桃源

鸡鸣、田畴、修竹
隐逸在吊脚楼那边亲切农家
迎客的红灯喜庆
闹春的桃花生动
挑灯夜读
爱听杉皮瓦上春雨声

千年银杏

临风沐浴,怀抱古寺
被木鱼声佛化得端庄神圣
坐禅千载
一枝一叶,皆是经文
夜栖归鸟,日纳游人
微伸佛掌,托一朵吉祥的云

熊山水韵

爱恋的三级跳
从原始次生林奔涌而来
少女痴痴的目光化成琴弦
那或悲或喜的传说
很遥远

诗画琅塘

袁育文

故地重游,近乡情怯

牵挂紫云英肆意的情调好几年
摩崖梦境仍如初恋。故地重游
乡镇村落在续写怎样的人间烟火
河洲码头又诗意怎样的色彩荣光

老街怀旧,感觉文思无泉
写不出慈母针脚细密的思念
亲近田野新村,感觉眼睛短路
照不亮游子励志行囊的乡愁
蹑足湿地滩涂,满目青山绿水
顿感审美乏力,摸不准蓝天脉搏
听不清黑泥黄土的呐喊。而
搁浅历史的乌篷船,还在保持
力争上游的姿势,血脉相承
的父老乡亲,早已接过纤绳

寻找的脚步匆匆
眼前打开的
是烟雨琅塘的写意画卷

白鹭戏水,鸟鸣山涧

像渔姑蛾眉舒展,两片羽毛
嬉戏滩涂。写生画笔的创意
与爱情接轨,色块丰富浪漫

鸳鸯、燕雀、黑耳鸢和领角鸮

织如灵感,数以万计的若隐若现
啼声盖过湖泊岛屿,舌绽莲花
是鱼米水乡的命运交响。就这样
水泊起飞陌上盘旋,韵味炊烟
温暖家园。此刻白鹭闻声起舞
我心飞翔,越过湖泊高山
俯瞰天人合一,在起起落落间
安居乐业,丰富道家思想

时间不走,色调冷暖适宜
女生的守候,从晨曦开始
此刻,点睛一笔的心花怒放
成就了我的快门。当抢拍
遇到速写,龙湾逐绿
构思了一幅山水图腾的国画

琅塘有鱼,不羡熊掌

琅塘有鱼,唯鲤鱼一挺
飞跃龙门。衍生本土涅槃重生
凝脂肉身,有琥珀的光芒

激流勇进,跳动的是时代脉搏
巡视街头巷尾,调研村庄田野
记得五保户,搬迁户,贫困户
记得致富道路,记得风情民俗
记得,倾力打造国家湿地公园
他们,记得经济圈和产业基地
却不计前嫌,相忘江湖

只需七秒时间。于是
山歌对唱的旋律
就多了些鱼水关系的经典

在大街小巷出没,偶尔擦肩而过
在晨曦中、夕阳里、星空下穿梭
固本强基,有琥珀的光芒

渔归的父亲说,琅塘有鱼不羡熊掌
晒网的母亲说,琅塘有鱼不要熊掌

史册有你,故里荣光

这里走出去很多人,现在有
过去也有。说这里人杰地灵
为什么有二个人走丢了,到现在

还没回家
据说是干大事业。后来我知道
也就是干了一件大事,这件事
是砍头的事,他们是一伙人干的
后来干成了,让千千万万的人都有了家

说他们名垂青史
无非是让人有家可归
当然是质量高的活着,膝不弯,脊梁直
可以挺着胸说话,昂着头走路
从此吐气扬眉。如此而已

但我忘不了。陈天华,成仿吾
一辈子记得他们的名字。我相信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话,还要告诉后人
这两个人的故乡在琅塘,到现在
他们一群人,还在路上

月亮是盏古老的矿灯

更夫

一群银灰色的鸽子

我看见一群银灰色的鸽子
在双菱广场上盘旋
它们的出现使广场上空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就是这群银灰色的鸽子
在双菱雕塑上敛翅逗留
如同闪亮的雨滴或锡焊

鸽子与雕塑浑然一体

鸽子的降临给双菱标志
注入了生气。那银光闪闪的棱角
直指苍穹,像鸽子一样
昂首眺望着远处、更远处

鸽子小歇片刻又要起飞了
当它们掂着纤细的红色脚爪
拍响翅膀,我感觉到整座雕塑

好像蓄足了力量,跃跃欲飞

看 见

我看见薄如蝉翼的钢
被装订成册
封面上盖着太阳的图章

我还看见矿石坚忍的泪
黑夜的前额上
月亮是盏古老的矿灯

我看见钢在高速奔跑
有时它纵身一跃
搭上开往银河系的航班
我还看见帆布上凝结的盐
铁锤的两个鼓面
岁月翻卷的边

大地上丘陵起伏
突起的骨节 掌心的茧
一条河 从指缝间流过

穿 越

用心做一个熔池
梦的碎片回炉
时光之箭 又一次
洞穿我的灵魂

我们还在排练
凤凰的舞姿
而时间被挤压
延伸出我们的道路
路的尽头
装上翅膀的梦在试飞

沉重的、闪着金属光泽的翅膀
将带我们穿越
太阳,燃烧的幕墙

距 离

从石头到铁
只有一小步
你从荒野起身
加冕黎明

从铁到钢
只有一小步
你穿越死亡之门
浴火重生

从钢到梦
只有一小步
你乘“希望”出发
日夜兼程

元素之歌

火焰的图腾
集合起元素牧歌
以枝形的晶体结构
钢铁 编码我们的指纹

今夜 不再守望
银河卸下多少吨星星

我们通过呼啸的管道
像音符一样喷射

我们锻打 我们绽放
凋落的时光 崛起的命运

下岗的稻草人

胡建文

最动人的女子

因为劳动

母亲,长成最动人的女子

母亲挥锄的姿势

母亲割禾的姿势

母亲挑担的姿势

健康而优美

因为爱

母亲,比《诗经》中的女子更加美丽

母亲送父亲出远门的身影

母亲在村口的碑基上接我们回家的身影

母亲给饥饿的孤寡老人送茶送饭的身影

美得让人流泪

生活磨难着她也养育着她

岁月雕刻着她也丰满着她

母亲,最婀娜最故乡的一种树

在风中在雨中

在儿女们晴朗空旷的记忆里

微笑站立,美到极致……

跟着父亲上山

听说父亲在地里种了很多树苗

我特地回家一趟

欣赏父亲的劳动成果

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坟墓

父亲一一给我指点

说这是谁,那又是谁

这些人我都见过,有的还很熟悉

我平静地听着

在心里跟他们默默地打着招呼

就像他们还活着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相见

八十岁的父亲,带着我

走遍了我们家的每一块自留地

并一再叮嘱我

不要忘了这些土地

父亲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非常认真

仿佛是进行一个庄严的交接仪式

麻雀,麻雀

总喜欢在屋檐下做窝的麻雀

这几年神秘失踪

我的弹弓丢了

稻草人,下岗是必然的

没有麻雀的冬天

再在雪地上

用木棒支起一个筛子

网住的,常常是我们自己

麻雀,麻雀

我用当年伸进雀巢的手

写下怀念你的诗句

空荡的天空,更加空荡

稻叶上有镰刀的光芒

绿 萝

五月田园

从五月的末端出发
被风吹拂的浪退向身后
我顺着奔跑的步幅望过去 这片田野
有着惊人的面积
虽然还是我小时候踩过的田园
却已不是从前绿过的秧苗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不知道清唱一首歌：
小扁担哎 三尺长……
是否能表达我的热爱
我听见沟渠中的水
用略微模糊的倒影
议论着我的美好
这让我暗自羞赧
风独自抚我微红的脸颊
身边走过的人有稻谷的气息
稻叶上有镰刀的光芒

乡村的雪

许多人在檐下张望
这场十年之约的大雪
带有草木味 烟火味
像仙女峰上吹来的落叶
在天空执着盘旋
撑伞的人 雪在伞上燃起火焰
包头巾的人 雪在眼睫毛上燃起火焰
水牛将头搁在木栏上 眼神遥远

小麻雀在干净的窗台东蹦西跳

苗苗在门前堆雪人
小手捧着雪 雪的骨肉
雪的悄悄话
在苗苗看不见的雪地尽头
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
比如春天在一朵雪花上跳舞
一座破旧的木楼突然坍塌

桐花开

一棵阔大的梧桐树
在枞树坪的岔路口迎來送往
一树星空灿烂
已成为我熟悉的一种事物
它不发一言 也无任何暗示
被路过的风轻轻问候
撒落满地星星
大地抱紧每颗星星

但我懂它
桐花年年盛开在自己的故事里
让白发苍苍的老人又变成了孩子

万寿村云雾

雨后的清晨
我们来到



一个叫万寿的小山村
云雾穿越我们
顺着山往上爬
牛铃叮当叮当
云雾一闪一闪
绿叶挂着水晶钻
给纱丽镶上幸运星

有人唱歌
有人说这片黑色的火山土
鸟鸣像闪电
给云雾打个洞
随即又被云雾弥合
就像生活击穿时光的谎言
最终又被时光缝合

炊烟已失散多年

谢凌鸿

白石的炊烟

白石的路再怎么修
也不能修成回乡的诗行
乡野杂草丛生 脚步迷失

老屋凭空消失
高高的炊烟已失散多年
守望的青苔在我的诗中失去地址

当年,老屋的烟瘾有天大
干干湿湿的柴禾烧成炊烟袅袅
老屋把日子烟熏火燎成了哀思

如今炊烟杳无音信
不知紫虚岩上的那抹云彩
是不是它徘徊的身姿

漂泊半生回归故里寻不见炊烟
那就在祖坟前点燃三支香吧
饭熟的声音让先人把乡愁捡拾

湘江边的两匹马

一匹马
两匹马
湘江边自由的云

一匹马在按摩草地
一匹马在暗自神伤
好事的绿萝在刨根问底

掠过湘江的翅膀
掠过岳麓山的硝烟
历史深处的风一扫而空

青草之上,天地之间
燃烧的鬃毛凝固,
燃烧的歌谣成为灰烬

铁蹄踏在冰冷的草上
三团火焰烧得湘江沸腾
眼睛 望不见辽阔的江山

恍惚好多年

北 吹

刀马旦

灯光黯淡,走珠的琵琶点燃烽火

花枪空翻,锣点如茶
马鞭一抽,三千里云追月
江山在唱腔里宛转

喇叭声,望过几重山水
那么远又那么近,未曾远离
雄尖折过黄昏下的云朵

当你老了

彼此搀扶着双耳
冬日墙角缓缓的温习旧歌
老熟的音符,在额间峡谷垂钓一尾青春小鱼
或在山坳,唤来小鸟吱咯光阴故事

或许捧着一双老花眼
寻觅昔日的流浪和飞扬的手臂
更多的是凝视与你一同腐朽的时光
一如当年黄昏时

浮生

七月,云朵高过天蓝
南方远处,模糊烟灰缸里的雾岚
隔着城市对坐

莫名欣喜。窗帘上
大朵月季,斜斜的
恍惚好多年

小描述

在院里,圈行几回
半尺深的足迹
正如此刻路过的电线
从一头往复另一头
偶尔休憩几只麻雀,互啄吱吾
天气渐凉,觅食艰难
或者说羽毛的丰满,一如我们
更多时候,灵犀般露出微微一笑

永

少时,临不完八法的化象
总在点画里
转圈急行

如今,置身旷野
内心的虚无与原点
成一团咬尾的鱼

一点是白
一勾,挽住夕阳?
今日碗里有肉

清风里的妻

了 野

春 天

二〇一九,猪年
又是一年正月初一
小黄泡了四杯红枣蜂蜜茶
室外有春风拂过
杯口就冒出春的香醇

同往年一样
我和小宇还恋在床上
她已忙碌一阵,说
男人该胸怀天下
志可不在厨房

愿五十年以后的清晨
你还在厨房,我呢
看着电视,心怀天下
室外依然春风如醉

跨过命运的拱门

狭道旁的东茅草
在头顶举着带锯齿的长叶
那低下的叶尖、细雨和轻雾
似要锁住前行的脚步

你看向我的眼神有着迷茫
像极了受惊的蜗牛
亲爱的,在这恼人的山谷里
我们应该来谋划
跨过那扇命运的拱门

有人在天街上点火
想要将时光炼小成针尖
我会在人间祈祷,我们
一起笨拙地,坚强地,勇敢地
走出狭路,爬过山崖

我会等着,也倍信
夏天毕竟已近
禾苗扎入泥土,豆种正在蓄势
远处的山坡
已满载着膨胀的绿色

拉住清风

那一年汶川地震
尤如今日心里的山崩地裂
站在断桥,想拉住清风
尤如妻的手轻轻穿过发梢
今天所有母亲的节日
而你却已离去

堂上椿萱,屋梁乳燕
在时光里体味曾经的守护
妻的躯体,已埋在山中
往后,坟上的土
每年都会增厚一点
思念,每年却只能浅一点

你去了,没带走片言只语
你说老猪,你会带走我们余生的苦难
也许,你是相信后山的清风
能使疾病不治而愈

沉溺于万物生长的人间(外一首)

龙项滔

脚步稀稀疏疏
绿叶密密麻麻
道路弯弯曲曲,心事颇多
而尖笋利剑般生长
野草莓和糖梅子提前熟了
它们都过于妖艳
都不适宜咀嚼

阳光摇曳着绿叶
浆果在内心里
秘密地生长
蝴蝶的羽翼
上升,坠落
或者投入阴影之中
而无所见

野花婉约
流水豪放
无论我是站着还是跑着
总有一只欢快的鸟

从我的身体飞出

泊

资江上的小船
镜子里的影子
相依为命
它一只手抓住岸
一只手高举着呼喊

水太安静了
没有浪的喧闹
这空空的躯壳
也不会飘得太远
水中的船
岸上的我
抑或水中的我
岸上的船

密 语

寒 林

青衣·母亲

穿越时光

兰花指和水袖
细密而玄妙的碎步
都是你流转的密语



云手盘腕之间
眼波连着舞台的颤动
一嗔一笑一悲一喜
让慢板的声音轻如笙歌

戏里戏外的一身素衣
你喜欢闭着眼睛
听那一顿一扬的轻叹——
这时节,海棠该开了

秋日的梦境

依然如苍老的蝴蝶
坠入梦里

你正当年少
还愿意牵着同样年少的我
走过落叶旋舞的小道
抚摸,可以亲近的太阳

小河依旧在脚下蜿蜒

而昔日划船的少年呵
再次坠进这秋日的梦境
让一片叶子泪眼婆娑

月光的距离

在铺满松针的林中
脚步声和着
沙沙作响的叶子
像一张惊喜的面庞

月亮从林中升起
那儿是一片梦幻的天堂
夜莺的歌唱
犹如我嘴唇流淌的密语

在月光可及的范围
我想找到一个适当的距离
劈开一方诗意的角落
安放你所有的问候

麻溪桥

张耀辉

祖辈的话音里
有一个清晰的传说
历史中飘摇的小屋桥
总系着你我的心窝
麻溪桥
这个暖暖的名字
在爷爷奶奶的故事里

走来了那位
纺麻线的老太婆^①

清王朝的那位举人^②
在岁月的风雨中飘过
童年的嬉戏
掏不尽桥檐上

瓦片间的鸟窝
水草中游弋的小鱼
卵石下悠闲的虾儿
是否还能记起
屋桥上二楼
那位守护神的面目

勤劳的双手
抹平了山村的泥泞
辛勤的汗水
赶走了山村的贫困
宽敞的水泥马路
联通着城市的脉搏
一片片油茶林

眺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
蒙古包似的大棚蔬菜
葱绿着村里人的梦想
田间耕作的男人
荡起谷穗金黄的收获
溪边捣衣的女人
谈论着儿女的婚事
成群的鸡鸭
唤醒了山里人的憧憬

轿车里走出来的
不是别人
正是村里人
灿烂的笑容

注：

- ①麻溪桥以前又叫麻线桥,传说是一位老太婆积累纺麻线的钱而修建。
②在清朝时,麻溪桥曾考取过一个举人,名字叫张玉烛。

大头皮鞋

李国毅

大头皮鞋是牛皮做的
穿上它就有股牛劲
在没有路的钢铁丛林中
也能走出一条路来

穿梭于这个由钢铁
与混凝土构筑的世界
我早已疲于喧闹
疲于拥挤
疲于舞厅里
霓虹粉饰的面孔
只想走向旷野 走向

那旷野里的轰鸣

来自钢铁交融的音乐
漫过花香四溢的早晨
漫过温馨浪漫的黄昏
聆听涟水河的节奏
让我想起了
炉前工挺直的脊梁
铮铮有声 想起
我的好兄弟血液中
那些饱含着的
铁质与钢性

总有一种诱惑
即使我正独坐灯下
沉溺于书本
或在一张单人床上
躬成虾状 那工厂
那炉台上冶炼的轰鸣
也要一阵阵击我惊醒

大头皮鞋的底很厚
不怕高温和铁钉
在漆黑的夜晚
照样勇敢地迈步

其实,穿上大头皮鞋
也就选择了要走的路
大头皮鞋
很少在城市里行走
但是在城市的水泥路下面
都有着大头皮鞋的足迹

我的大头皮鞋像船
被钢水荡漾着
双脚总保持着一种温暖
使我有信心
走更远的路

身披月光行走的人

夜 雪

三 月

前赴后继的除了春风,还有桃花,蜜蜂……
万物都在开始原始的萌动
对于三月的描述
穷尽其词亦不够表达
爱情长出棱角,木棉花开出诗意
三月的河流夜夜注满月色,弹奏出唐韵
春雨里
父亲用布满沟壑的双手,小心地铺排好各色种子
接下来的日子,希望就会逐日递增
长出新绿

月 色

身披月光行走的人,更能融入秋色
怀抱怜悯之心的行者
会在秋的静美中升华

无名之路落满秋的惆怅
湖水怀抱安静,也容纳人世的过错
月色无泛滥之心啊
任秋风起,春水流
洁白,安然
对照这人世

春风辞

二月于我指尖开放
春风拂过田野,雨水充沛
大地的情人们
争相怀春
一些人在春风里迷路
在花海里误入歧途
鸟啼声里
两只穿过黎明的猫
在晨风里完成了交媾

鲜花盛开的花山岭上

夏志红

花山岭

一座美丽憧憬的山名
古老传说的花儿树儿
光秃秃逶迤数十里
与涟水孙水相望

横亘在湘中故土的脐带
孕育出一代一代石伢子细妹子
他们渴望彼此翻过青石古道
去山前山后的世界闯荡

天灵地杰,人才辈出
龙塘、桥头河、荷塘、石马山……
李聚奎、谭谈、梁稳根、易炼红……
把山的脊髓植根大地
把岭的精气醍醐灌顶

年轻人远走江湖
距离故乡越来越远
花山岭野花盛开
距离自然越来越近

应了吃斋念佛老娘的一句老话
现在的人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晚晴书屋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田野里飘出的炊烟
山旮旯里飘出的书香
朗朗乾坤,琅琅书声
这是世外桃源?
不! 这是美丽的乡村
在湖南涟源桥头河的曹家坳
著名作家谭谈
号召世界作家捐建书籍的
晚晴书屋
精神的家园
农民的乐园

晚晴诗湖

子曰诗文
母亲语体的回归
诗,从石头的缝隙里蹦出来
歌,从水塘的洗浣里跳出来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诗意的乡村,美丽的家国
诗人的激情和澎湃
汇集到这个诗湖里
溢满幸福的心湖
倾泻到这口小小的池塘
使她升华为一个浩瀚的诗海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鲜花盛开的花山岭上
春潮汹涌

粗犷的情人

黄 斌

钢铁,我的情人

钢铁,我粗犷的情人
炼钢炉内雄性十足的眸子
热辣辣的目光
使每一颗心为之动情
钢铁,我奔放的情人
我爱这暴烈的野性
我爱这强烈的向往
我的爱啊,也带着火焰的斑斓

百炼成钢
成型成材后的钢铁选择了沉默
我已识得你的分量
你的我爱人一样的内涵
让我着迷

静静的钢铁

一块刚出炉的钢铁,静静的
放置在工场上
无言地与我对话

我必须停顿下来
远离轧机的喧嚣
让短暂的空白,充满想象

时间之水从灵魂上涨潮
盈盈拥上我的眼
视野翻过一页页往事
表面的粗犷令人忆起从前
许多梦中
我与钢铁默默相爱

静静的钢铁
坠入我思想之海

握紧钢钎

千万个太阳
挤在闪烁的钢钎上
握着它走近炉前
心里就一点点灿烂起来
出钢的钟声面对钢钎
是一种野性的诱惑
在炉火跳动的岁月里
炼钢人的姿势
深深弯下腰去

钢钎上的太阳
一个个摇曳在炉前
握紧钢钎
就是握紧钢铁般的信念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邓 玲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伸出我们的双手
你看——
螺丝帽一样的老茧
钉在铁手的掌间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睁开我们的双眼
你看——
钢丝一样的红血线
在滚烫的铁水中
爬满坚硬的铁眼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用力伸直我们的脊梁
你看——
弯弓的两端紧绷的弦
射出血色的汗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昂起我们尊贵的头颅
你看——
古铜的脸颊上写满
劳动的宣言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锤打我们的铮铮铁骨
你听——
炉膛之内炼就一颗
六十年的
赤色心丹

钢之爱

一块铁,又坚又硬
我不想形容它
感觉它和我一样,没有柔情

我也不想描述它
但我知道,它的内心
是火

二十余载的春秋
热轧、冷轧
无非是梦被一次次打磨擦亮

我风雨中的一段岁月啊
为何偏偏要对一个柔弱的女子
强加几分执念

都说女人怕缠。我也因此
顺从了它,因为心怀
有铁。我的脊梁一直挺得很直

暗 香

夜里。打开抽屉
一个香囊
躲开月亮的星空向我走来

子时,只有一个姑娘
拉开了抽屉,拉开了记忆……

窗外。返青的野草
长满了月光

石头最后服软

周 佳

蚂蚁窝

瞧见泥土蓬松的场上
有几堆小土窝隐藏在青草之间
一群黑蚂蚁在不停地忙碌着
和人一样的在搬砖
将蚁窝的四周筑起一道围城
可以防雨,防淹,防晒
它们知道保护自己
即便天有不测风云也必须生存
这是一块即将被水泥覆盖的土地
也不知道如何通知它们撤离
作为一位过客,谁也不是谁的主人
为了不伤害到它们
我转身时,走得很小心
生怕碰倒了它们辛苦建起的领地

法严禅寺

敲一口铜钟,用声音
硬生生地踹开了夏天的门
一只毛发洁白的小狗
也在学着吃斋、念经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经书的味道
两块拼接的石碑
试图修复一截断裂的历史
听梵音,清扫心灵的尘埃
棋盘山中盘旋的小道和树林
想封锁初夏的秘密
樱桃小语就像一位引路的人
解开了所有的哑谜
一座庙终于长成了我心中的佛

五月读诗

五月是一本书,命里缺水
天空只响过几声闷雷
肚子里便没了动静
被一本诗集蛊惑,着魔
想用金沙江的石头和它摆一场龙门阵
石头最后服软,书却越来越硬
叶子花擦干了眼泪,留一滴红尘与它作伴
花会凋落,诗句会飞
枇杷熟透,要和诗书比资历
前者生于民国,后者则装满了五朝六代
它不知书中的每一句诗,每一个铅字
都是足以养活一颗心的有机肥料
封面的胶水有些水土不服,要脱落
但每一首诗的灵魂都在紧紧抱住《四川在上》

树上的人

是桃树,藏着掖着
一树的味道

摘桃的人,剪了短发
猴子打野

树干很细,像一杆秤
多少重量都称得起

人在摘桃,桃在挑人
相互在修剪

这样的五月和桃一起熟了

新 苗

李雨融 茗 芝

龙山蓝

李雨融

一

药王在上 指出一些星星的去向
一座大山 唤名为龙 盘住五百里大地
红腹锦鸡 白鹏 赤腹鹰
雀鹰 松雀鹰 虎纹蛙 或钻或跳或潜
深入珙桐 银杏 伯乐树 水杉
金钱松站成的乔木林
五万楠竹海 八百丈云雾白
舞动四十八面青山
这是不可言传的 飞
若说时光如马 不若说
山泉涌流水 流水似白马 逝者如斯
其蹄哒哒 踩响千百年众生喜乐
山上村落 山下村庄 烟火没有回程
兰花已飞升进九重天

二

我看见光和它的战栗 从天而降
一些沉默不语的星光 洒进莽莽峰峦
那些狂热喊叫的星光 则带走幽谷的黯淡
芬芳一边在大地起伏 寂静一边在天空缭绕

蜂蜜和葡萄酒 雾和竹林
各种色彩的波纹 已然成形
打开的是云端的窗口 这里看到的天堂
从地平线升起并归于霓裳

一座山是时光落地的孩子

在人间 它被照看的身体 多么善良
它从不走失 像猎狗一样
隐藏着飞翔的开关 此峰通向岳坪
此路通向 思念和苍茫
一片草地在消融 那是梦的起止
以此回复取暖的风声
一棵树 答应过另一棵树

三

一条溪 傍着另一条溪 四月的风吹到山脚时
你站在一条溪中 就会感受到
另一条溪在不停逼近 风一直吹
她们纠缠的地方 冰雪消融 蛇蛙出没
唤名双江口

在此之前 后方是山 前方也是山 所以
一条溪从山中撞过出来
另一条溪就要 打山腰
穿山而过 卷着旧时黄叶 我想起光 曾自天涯
将远方无限地拉近

一条溪的两岸 有人
舀水为池 引草饲鱼 然后依水而居
另一条溪 亦有缥缈的前途
一株辣椒秧 在滔滔水光里
临水梳妆 引领山中
顺流漂下的小野花

我对山水之美的理解 至此萌芽

龙山以东 两对河堤以水为号
互相呼应 又互不让步
用距离创造美 用时间
消解美

四

水以白练的柔情 箍紧
一些石头的志向 连同
它的粉末 水上之漂 它的
成佛的多重可能

冬天还没走远 谁在锯石头 诗人李雨融
携三弟四弟及一袭白云

气势昂扬 打胜梅桥上经过
河水流了一会儿 路边就开了几朵小花
若非文字从梦中被唤醒
一朵花 雄狮 乌龟
都是往上升的 它们被证实
从一只鸟的身体获得灵感

哦 这来自天堂或地狱的水晶
阳光烧出的冰块 被风扶住
保持击水的节奏 这时山还在不远处看着
——如果蓝色是一种温柔
它并没有甩下我们

对于永恒 谁都是孩子
弯着的 都通向内心和大海

专炸有好奇心的人

茗 芝

导 航

我在睡觉前
启动导航
看看梦中的路
怎么走

卖 结

心烦的事
好像一个结
一个结解开
两个结解开
三个结解开
十个结咋办

不如卖掉吧
一举两得

不要站在风口说话

爸爸
不要站在风口说话
你看风
把你的话捉走了

老 狗

同学家养了一只狗
活了十多年



身体挺健康的
但不知道为啥
带它去海边玩时
它突然冲到海里
没有再出来

沙漠杀手

一种毒蛇
横着行走
像漂亮的海浪

我画的树太漂亮了

我画的树
太漂亮了
接下来画的鸟
画的云
画的池塘和花朵
都配不上它

细腿

一个阿姨
走在我前面
那双细腿
可以用来夹菜

这才是爱情

爸爸在单位加班
妈妈在锅里给爸爸留了
包子,青菜

在餐桌放上
爸爸爱嚼的青橄榄
给爸爸榨了一杯苹果汁
这才是爱情

炸 弹

爸爸看见草地
有个别致的水壶
想去捡起来
我说不能捡
可能是个炸弹
专炸有好奇心的人

意 思

放学回到家
发现家门口
左边坐着一个小女孩
右边坐着一个小女孩
她们看起来仅一岁多
都在玩树叶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又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因为穷

我问爸爸
为什么口哨吹的那么好
爸爸说
小时候家里穷
买不起笛子和口琴
更买不起钢琴

短 歌

李秋华	郭筱涵	吴晓彬	伍实强	阿 吴
萧逸帆	幽 兰	周殿春	李慕容	刘助晏
曾文辉	任 歌	白马井	王异兴	周贤炳
黄 瑛	戴 明	袁胜利	杨卫星	龙尔芳
曾向阳	尹 虹	沐木子	陈建明	莫 寒
淡 定	张文辉	那 海	周 敏	三 雨
李燕京	枞 哥	周更飞	陈思敏	柳 晖
雨芭蕉	简 儿	申丽萍	吴名峰	李必银



金井湾

李秋华

我把月色下沉睡的这块土地叫做故乡
我全部的爱来自于一个叫豌豆的姑娘
晚风带来了青翠的气息
那墨绿的树丛,泛黑的茅房
田埂上慢悠悠的老牛,以及隐忍的土地上
那一片片无言的庄稼
都无法使我的灵魂安宁

点着火把的母亲走出屋门,走向鸡笼
黄鼠狼的祝福惊扰了她
后背微驼,步履颤抖
身后,传来父亲带血的咳嗽

母亲老了
故乡也就老了

每一个落下都有翅膀

郭筱涵

在太阳沉睡之后
在大海咆哮过后
无边的、幽暗的寂静里
一棵树在落叶

那么多命运落下来
落下,成为大地的废墟
而记忆的翅膀一直在飞
飞向,你我都看不见的世界

蓝色岛屿

吴晓彬

抵达不是终点。从一条路
走向另一条路。你看到远方的花儿
永远年轻,身后的猛虎
越来越近。

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
当你躺在床上,看着熟睡的人
如此陌生,也许只是幻觉
只是高潮后的一根烟

而真实是什么?
正如一首不确定的诗
词语在雾中变得模糊不清
此时走进自己注定孤独
走向一座岛屿,也仅仅是开始

资江号子

伍实强

资江日渐丰盈平阔
江面上仅有的几条挖沙船
轰鸣不已试图搅起惊涛骇浪
旧时毛板船百舸争流中流击水
早已穿越时空不见踪影
只有小渔船摇出的欸乃声划破寂寥

想在一首诗里还原资江号子
我尝试打了两个哑比喻

春和景明时男欢女爱的歌谣
生离死别时痛心疾首的哀嚎

反正,那群懂水性有血性的梅山汉子
呷得咸霸得蛮耐得烦
风口浪尖上闻鸡起舞
杀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出路

如 果

阿 吴

如果
你是那江南采莲的少女
那么 我能否成为
你手中采撷的一颗莲子呢

如果
我就是千年前的那位谦谦君子
那么 你愿作
诗经中那位窈窕淑女吗

如果
你就是我
那么 你将如何置放
我这颗时刻为你跳动的痴心

谁也没有喊疼

萧逸帆

请交出最后的土地
孤零零的茅草
死守土地的根
城中的钉子户
如鲠在喉地刺痛

过往车辆扫过的灯光
城市的霓虹照亮
千百年来昏暗的土地
挖走了日落的山头
被挤压的绿色稀少
雨水寻找宣泄的出口

没人能料想世界的翻转
出现与消亡彼此不息
我们只是在地球表层
帮它松了松土
种了另外一株文明
我们郑重的完成使命
谁也没有喊疼

活 着

幽 兰

麻雀依然在屋檐前争鸣
我捂住结茧的双耳
低头,弯腰
在我贫瘠的三分地里
浇水,施肥

我的兰逐渐葱绿
没有一丝恐惧
六月的地震,七月的洪灾

我的兰让我终于学会
弯腰,低头
万劫之后 -- 重生
在这阳光日渐稀缺的人间



影子在咳嗽

周殿春

你打开一扇门
关上一扇门
如此,反复几次

你发现
桌上的苹果受了伤
却不见
门外的影子
正在咳嗽

相遇

李慕容

那时花或许开了
或许未开
那时天空没有下雨
我们第一次相遇

那时你或许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那时天空很蓝
我们从没有说过话

雾溪河

刘助晏

蜿蜒,顺流而下
外表的安静掩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坛老酒最初的味道
让饱经岁月的乡亲
变沉,变轻,不时的忘记和怀念

雾溪河,我确定有什么进入了我的身体
水的呼唤,群山的沉静
他们推门就坐
瞬间的打开让我有些晕眩

我自认也是一个散着酒香的人
却在酒窖前,看着那些漩涡
有些自惭形秽

蚩尤屋场

曾文辉

兽身人语,铜头铁额
你在千年后的史书里复活
八十一个兄弟呢?你们日夜赶制的剑、铠、矛、戟呢?
还有春姬和族人都去哪了?
被时光吞噬的茅屋,在时空里依然发出幽蓝的光
它像闪电,穿越历史,穿透星空
嘶吼声,刀剑声从遥远的黄河流域传来
在屋场前化成缕缕山风,轻拂满山的青绿
是不忍打乱族人的安宁?还是怕扰了春姬的清梦?

涿鹿之战在历史里画上句号
那出有关你和春姬的傩戏还没开演
演员都换新的了,道具也是新的
只有熊山依旧,屋场依旧,故事依旧

紫鹊界梯田

任歌

这个人间烟火的阶梯
始于秦汉,于冷兵器的背后
步步向上,层层叠叠

风高出额头

你在一千五百米的茶亭
坐拥云朵,送别稻香

此外,有游子八方拥来
环田穿行
像一只只滑翔的紫鹊

仙人府 白马井

来到了仙人府
煮白石为饭的神仙
却不知去了何方。

留下这所古宅
阴暗潮湿,一幅寒碜模样
一点也称不上金碧辉煌!

信男信女们
来此膜拜瞻仰
怀揣着一个神仙煮白石的梦想

我是个饱经饥饿的农夫
我想在自己的土地
种植自己五谷杂粮

十赞“一带一路” 王异兴

“一带一路”就是好,习总书记来倡导,
高峰论坛主演讲,嘉宾称颂主意高。

“一带一路”就是好,国际合作大加强,
共树一带一路观,共赢发展主方向。

“一带一路”就是好,五个之路路路宽,
和平之路数第一,繁荣之路第二桩,
开放之路增贸易,创新之路大发扬,
文明之路很要紧,相互包容好希望。

“一带一路”就是好,丝路精神大弘扬,
世纪工程共建筑,世界人民都安康。

“一带一路”就是好,建设事业共商量,
建设项目共建设,建设成果共分享。

“一带一路”就是好,关键所在要相通,
五个相通齐奏响,第一政策要沟通。
第二设施要联通,第三贸易要畅通,
第四资金要融通,第五民心要相通。

“一带一路”就是好,顺应历史潮流行,
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具有广阔好前景。

“一带一路”就是好,中国为她注动能,
新增援助和贷款,世界人民都称颂。

“一带一路”就是好,高瞻远瞩新愿景,
大家好才是真正好,路路相通美与共。

“一带一路”就是好,圆桌峰会很成功,
大家搭乘顺风车,共同奔向美前程。

台湾小姑娘 周贤炳

漂亮的小姑娘
住我隔壁的小姑娘
她来自宝岛台湾
每天清晨和她在楼下相遇
充满阳光的脸



她总是向我微笑

那个清晨,她爸爸出差了
委托我送一回小姑娘
天空下着雨
而车里的她像一只喜鹊
欢快地讲着学校的趣事
她自信地说,只七天
就认识了所有的简体字

快乐的小姑娘到学校了
她向我说谢谢,并敬礼
我看到她胸前的红领巾
格外鲜艳

在流动的蓝红里

黄 瑛

蓝红相间
天空与火焰的颜色
就像这座青春的钢城
在浩瀚无际的蓝天下
钢花与火焰
喷吐出芬芳

流动的风
与流动的蓝或红
在钢结构的丛林里
交织
我已溶入到这蓝红的海洋里
感觉到她与我
已血脉相连
我的热血在喷涌

我在这流动的蓝红中
开始找到自信

在流动的蓝红里

一个清脆的童音兴奋地响起

"快看!快看!那里有好多你的同学"

火焰与梦

戴 明

孤独的火焰,
在黑夜燃烧,
在泥泞的昨日燃烧,
在芳芬的荆棘里燃烧。
——只为冰冷的喧哗。

华丽的火焰,
在水中舞蹈,
在雪山之巅舞蹈,
在涅槃之弦中舞蹈。
——只为死亡的琴弦。

天马山

袁胜利

天马山是否有天马
我不知道
天马山是否有九井十八庵
我不知道
天马山是否有李自成的部队驻扎过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天马山还是天马山
站在天马山上
看蓝天白云
看山上美景
看远处的田野、村庄、河流
却看不尽山下百姓的幸福和疾苦

竹篱外闪过一条影子

杨卫星

明月洒满寂静的山村
姑娘在月光下轻轻弹琴
琴声飘荡在幽静的山谷
和着夜莺婉转悠扬
忽然，竹篱外闪过一条影子
美妙的琴声嘎然而止，
他牵走了姑娘的心……

晚霞映射三道岩门

龙尔芳

是昨日的黄昏
还是今早的朝霞，
把你装扮得
如此妖艳，
无论
我的掌声还是呐喊声
再怎么宏亮，
都回荡在
你多彩的缤纷中。
如此，
不论是每一个早晨还是黄昏，
我依然如此期待
你的光芒
和你多彩的衣裳。

逆流

曾向阳

我曾跨过一次，生活这条大河
我踮起脚跟，曲起小腿
小腿的肌肉绷成岩石

我双目圆瞪，屏住呼吸
双手展成长翅，试图
以鹰的姿势翱翔于河流之上

阳光，从河流那端投射而来
彩虹，迷住了前路。我眼见
时光倒流：四十岁的我
背，匍匐于地
每缕肌肉，挺直成河岸的岩石
三十岁的我，在暗夜
舔舐白日留下的伤痕
二十岁以前的我
歌声、笑声如瀑飞溅

我一愣，栽在河里
翅膀变异成手，河水哗哗流过

洪家山

尹虹

双江是一个深邃而荡漾的符号
风光秀美，民风淳朴
宛若世外桃源
境内的洪家山
是小城的后花园

大山之上，隐藏了
贺国中一双奇特的眼睛
险幽奇深的圣先洞，睁开
毫发无损的华池洞，睁开
红军虎将的故居，就是一块磐石
弃车从芙蓉寺开始登攀
一路松树成荫
小道，古亭，溪流
适宜弹一曲《高山流水》
陶醉于吹过瞭望塔的风

据说大山里有黄精草



携带的折叠兵工铲再牛
也没挖到一根
幸好挖到了洪家山
无法藏匿的魅力

等来这场秋雨

沐木子

等来这场秋雨
我整整疼了两晚
描画天际的线
撕碎了一个凡人的生念

等来这场秋雨
我睁着眼睛流泪
斫斫山柴的刀
在衣袋里，低吼

等来这场秋雨
我咬碎骨头
堵住疼痛的出口
与黑夜做个了断

城市坚硬的路面，这场雨
把一封信遗留在落叶里

一棵树在另一棵树的影子里吟唱
一只鸟在另一只鸟的天空里低翔

等来的这场秋雨
仅留给我一个深呼吸

时光碎了一地

陈建明

我从门缝中看你，

时光是一壶白水，
不缓不急，冒着淡淡热气。

我从余光中看你，
时光是一盏淡茶，
徐饮徐砌，喝下浓浓禅味。

我从树梢中看你，
时光是一片绿叶，
或深或浅，点缀无限春意。

现在，我从餐桌上偷眼望你，
时光是一壶老酒，
你在那头痛饮，我在这头低眉。

异乡

莫寒

在春天里种一枚雪
在桃花的枝头，皱眉

在夏日里飘一地霜
在溪水中，逐流

而金秋时，我将一串加冰不含糖的
葫芦，高挂杏叶间

直至冬天来临。漫天雪花
覆盖来路深深浅浅的脚印

风儿拐弯的地方

淡定

种子跟着风走
走着走着就长出了芽

芽儿跟着风走
走着走着就有了花蕾

花蕾跟着风走
后面跟随一群好看的蝴蝶
它们追逐,是一团团移动的火焰
它们飞舞,是一处处鲜活的爱情

直至变成泥土。而我
在风儿拐弯的地方,想要逃离
春天与零落
都是一个人的背影

曾国藩家书

张文辉

一张张泛黄的纸
躺在历史与时光交错的河堤边
任由岁月流淌
时间没有改写历史
历史亦没顺应时间
沧海与桑田之间,风云的变化
只是一次次雷雨的映照
对于这一张张泛黄的纸而言
它承载的
已远不是一句问候或一段牵挂
它是一种使命的传承

鸟儿敲窗

那 海

露水的声音
滴落在我梦里
没有人知道我在梦里走了多久
我在露水里走了多久

我的梦
在鸟儿敲窗的陪伴中醒来
我的早晨,在湿润中
和鸟儿敲窗构成一种信任

这只鸟从那个方向飞来
这只鸟,像是一片叶子
当鸟鸣像叶子一样落在我的窗台
我记起,昨晚有我点燃的火焰

父亲的信念

周 敏

十年前
多发性骨髓瘤的疼痛
像一只虫子
钻进父亲身体的骨头里
让医生摇头 亲朋落泪
父亲弓形着背
拖着蹒跚的步履
回家

不祈盼什么
不奢望什么
似有一种信念
只守着家园渡过一生

父亲把疼痛发酵成肥料
用汗水浇灌沃土
在土地里播下种子
种子在泥土里追求萌动
那姹紫嫣红的菜园
是骨头里生出的坚强希望

鱼腥草 马齿苋
艾叶草 紫苏叶
诞生在土地的生命才真正饱满



深植在土壤的根才汲取营养
生命属于大地
精神的根须如蚯蚓深居泥土
诠释父亲的信念

小心思

三 雨

我这颗小种子
一遇见你
就发芽了

钢铁工人

李燕京

以火的姿态
在岁月的深处舞蹈
青春的血液从炉膛里涌出
锤炼 锻轧成钢铁的脊梁

炉膛为腹
汗水是汁
种子举向太阳的唇边
入炉 加温 淬炼 去渣
殷切和凝重在目光里揉搓

一把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钢钎
举起一串串攀升的指标
血管里跳动的数字 携着温度
云海中蹁跹
一条 两条 几十条 几百条
汇聚成 为生命歌唱的急流

握紧的心思在阳光里拨亮

氤氲中有桂花飘香
掌心的老茧 剥开一层层风景
斑驳的工装与思想的火花
一次次邂逅人生的厚度

井 水

枞 哥

井水站着,从低处往高处走。
井水养人,出了井口,
就赶往炊烟升起的地方。
进了家门,井水在水缸坐着,
水缸成了另一口小井。
井水一瓢一瓢喂养我们,
一辈子守护一家人。

井水清澈、明亮、干净,
长时间在我的血管里清扫。
井水用碎碎的手指,
将我的身子反复敲打,
像敲打木鱼。

这几年,井水从我的身体里
完全走失。一口枯井,
空空的,装满干渴。

河 水

周更飞

我不知道,土地
会不会疼
土地拔掉的牙,会不会疼
牙床上掉下的鲜花和果子
会不会疼

河水冲走岁月如花的青春
黑夜和白昼吱吱折转的时间
会不会疼

我知道,所有的疼
都是诞生新的生命
河水啊,有疼你就叫出来

安静的雪夜

陈思敏

推开布满铁锈的玻璃窗
抽出一个带着黑暗光环的身影
捧着洁白的雪粒子
让自己在夜里做短暂停留

被打开的身体裸露在空气中
雪花堆积成意中人的轮廓
高楼里闪现几道微弱的星光
那模样,像极了爱情

在城市的南北
缺什么,寻找什么
一副挺立在雪中的傲骨
代表孤寂向尊严举手
安静地,我找回了灵魂的去向

落日

柳 晖

落日落在南山
南山有天赋之美
落日落在南山的一棵树上
树披上金缕衣
落日落在南山一棵树下的屎壳螂身上

屎壳螂有大自然的恩赐

大地安静。唯
我身体里的小兽在翻身

涟水河

雨芭蕉

我不说孙水河,
只说说涟水河。
它与我的籍贯有关。
你看:空气中正弥漫着烟雾和柳絮。
春天来时,一副孀居的样子。
世界是否也如此循环、交错和疲惫?
有人暗中祈祷,
把青青的柳叶幻化成希望;
有人心中沮丧,
把未发芽的枯草计算给死亡。
界限模糊,犹如
没入水中的那部分桥墩,
和桥上行人的倒影。
能飞的,还是那些麻雀,
它们一动不动,让一切
流逝,如时间的沙漏……

掌心的温度

简 儿

你用鞭子抽打青春,
你在战栗。亲爱
别出声!你听,
那是我的灵魂在尖叫。
抽打吧,视线之外,
再没有比眼泪更清澈的了。
风景在的地方,



十指相扣,我把灵魂交出。

无论握紧还是松开,
掌心,都藏着你的温度。

我们的七绝琴

申丽萍

睡吧,梦中的手指,
再为我弹奏这音香似幻的琴。
你的音符似火,
燃烧狮子山每一个村落,与晨昏。
我愿为之沉醉。永远。

夜晚,你的冲浪是一次次绝响,
把我一次次推向浪尖。
我沉迷于你在我身上君临天下,
我竖起耳朵听:我们的琴,
我们的藻类呼吸。

大海有多美,我的死亡就有多美!

美人

吴名峰

你有养眼的美!哪怕闭上眼睛,
我也能想象你的神采与风姿。
凡间的一切,都是对你的伤害。
你是神吗?
不!我确信你就在我身边,
在我案头,在我打开的窗户中,

在我一日三餐,在我锅里碗里。
但我现在没看到你,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你。
后来,我停下来细想,
我真要找到了你,又能怎样?
我们之间那点事,
还是往后再提吧。
但我想把这种感觉,真切地
说出来,让你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能遇到她,
请一定不要为我现在的疯狂
感到好笑。2011年11月11日,
我曾寝食难安,找你跑遍了
这个弹丸小村马方溪。

朴食坊

李必银

长宁街 69 号,朴食坊的灯火
明显大于夜晚。门前的月季,
因为我的到来窃窕了许多,
仿佛我是新人,可供辨认的虚影。

去朴食坊,你说是去喝酒的,
你是不明智的,
觉得自己是诗人,更是不明智的。
让峰同志就在里面坐着。

至于朴食坊大厅朝东的墙体,
十二位诗人的诗歌整齐排列,
那是朴食坊发着光亮的特色菜,
我只能仰视,却不能消费。